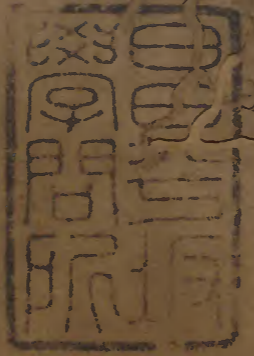


圖書編 廿五之七



庫	文	間	内
一五	三	漢	
四南	三〇	書	
六	三七		
七	四		
架	冊	號	類

庫	文	間	内
三	三	漢	
二	三〇	書	
三	三七		
四	四		
架	冊	號	類

(八子本)

国立公文書館	
番号	漢 3037
冊数	64 (18)
函号	366 85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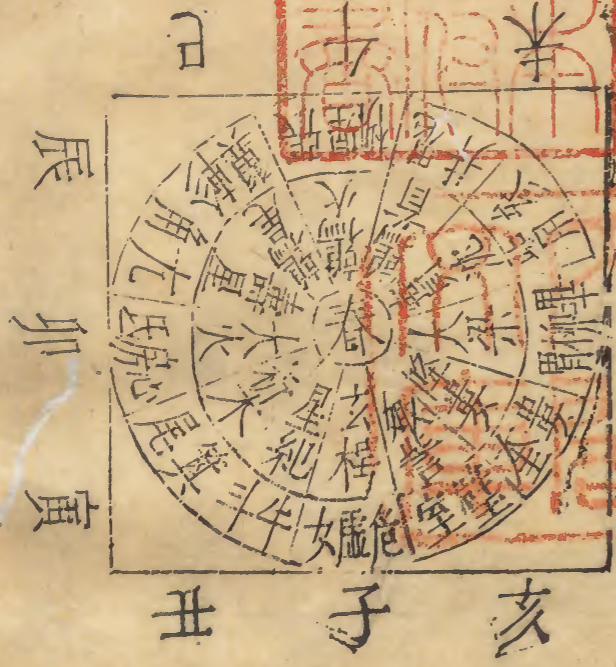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淺草文章

春分日在昴初昏 仲春



鶉鳥正七宿之中 星鳥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湖海

夏至日在星初昏 仲夏



大火正七宿之中 星火

圖書編

卷之二十五

秋分日在房初昏仲秋



星虛正七宿之中

冬至日在虛初昏仲冬



星昴正七宿之中

堯典

分命羲仲宅嵎夷日暘穀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
 鳥以殷仲春厥民柝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
 南訛敬至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
 和仲宅西日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正
 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平在
 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鄭氏云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成轉東方七宿
 自角至箕是為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為大火之中
 南方七宿自井至軫是為鶉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

象虛者北方七宿之中星也昂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
星本不移附天而移天傾西北極居天之中二十八宿
半隱半見各以其時所以必於南方而考之仲春之月
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昂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
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昂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
西虛轉而南昂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
昂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鳥復轉而南
矣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異乎
呂令之星舉月本然聖人南向視四星之中豈徒然哉
凡以授民時矣民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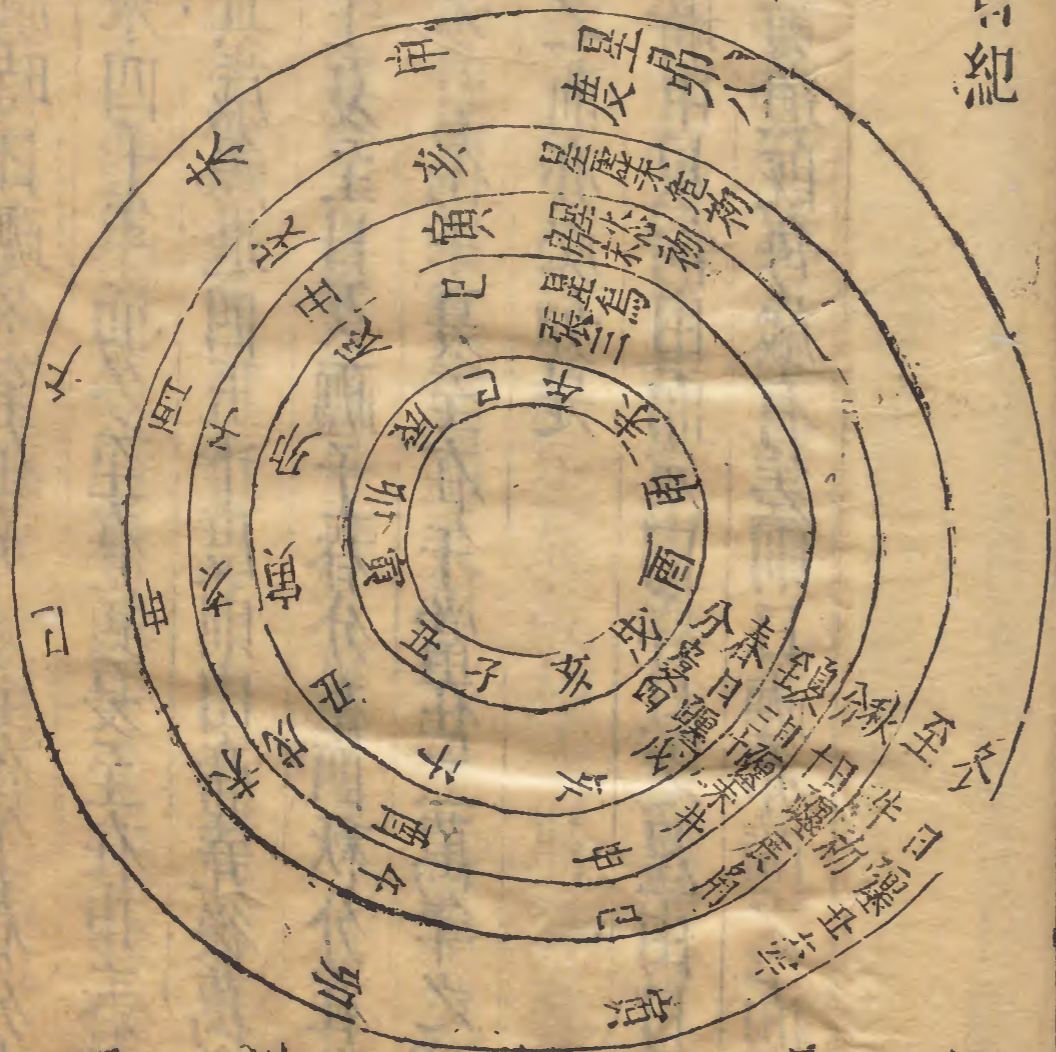
春夏秋冬四時之運也若隱於無形然日月星辰七政
之旋也則顯於有象而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
日短星昴此皆有象之可見者惟卽其有象以察無形
而四時寒暑之候固已昭然於天象之表矣後世曆家
執其一定之數以筭其無窮之運一有不合則歸之差
法不精不知考驗天象以授民時何怪其法愈密而差
愈多歟

堯典分至中星

分命羲仲宅嵎夷日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
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

南訛敬至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
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
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
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鳥火虛昴
皆分至之昏見于南方正午位之中星仲春之月七宿
各居其方位古星火在東鳥在南昴在西虛在北日在
昴入于酉地則初昏時鶉火見于南方正午之位當是
時晝夜各五十刻是爲春分之氣至仲夏之月則鳥轉
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日在星入于辛地
初昏之時大火房心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晝長
夜短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是爲夏至之氣至仲秋之月
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日在心入
於酉地初昏之時虛見於午當是時晝夜分亦各五十
刻是爲秋分之氣至仲冬之月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
鳥轉而東火轉而北日在虛入于申地初昏之時昴見
於午當是時晝短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是爲冬至
之氣冬至之氣既定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定矣星鳥以
象言星火以次言虛昴以宿言互相備也愚謂天地四
時之氣皆不外于中子午者二至之中亦天地之中卯
酉者二分之一中亦陰陽之中也以二十八宿之中星至

四仲星正日總圖



日紀

星鳥張三年申

星火房心之間卯申

星虛危危之間子申

星昴八度酉申

以分星日躔加戊候之南

面午申

于中而止聖人出而致中和以位天地者亦曰執中而

也

唐虞時日躔冬至在子夏至在午春分在卯秋分在酉
今未四千年而冬至在寅夏至在申春秋二分在巳亥
計其歲差退四五十度則由帝堯後萬餘年冬至日反
躔午夏至日反躔子春分在酉秋分在卯矣若復舊躔
而冬至在子夏至在午當在一萬年之間進而推之帝
堯之前亦必如是

四時中星何由而定曰昏旦之星由日而行出入志其
中黃道既每歲有差則日躔亦隨之而變故正四時之
中星必先於冬至日日躔既定於冬至則推之四時可
坐而致大抵日冬至日躔與夏至日躔對衡春分與秋
分亦然堯時冬至之日日在虛一度則星鳥星火星虛
星昴皆於四時之中而得其正

四仲中星正日總論

聖人南面視四時之中所以候四時以布民政也故堯
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皆謂此也然則天以二十八宿分布四方凡三百
六十五度有奇爲日月五星之次舍日行一度爲一日
一周天爲一歲月行三十日一周天爲一月故日月一
歲十二會爲四時時有孟仲季仲爲分星人君不能以
朝夕察候乎星度也故舉四時之中以驗之曰日中春

分也曰日永夏至也曰宵中秋分也曰日短冬至也所謂星鳥者南方之星七爲朱雀體春分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火者東方之星七爲蒼龍體夏至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虛者北方之星七爲玄武體秋分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昴者西方之星七爲白虎體冬至則見於南方也鄭康成曰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也既舉四時之中又昏旦但視南方列宿則孟季之月與周天之度數從可知也故歷代聖王尚之夏有少正周有時訓秦漢暨唐及宋朝皆有月令所以順天時而督民務也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又有三星在天在隅在戶之候春秋傳曰啟蟄而如龍見而雩又曰土功水昏正而裁又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此皆視列宿而行國政也歷三代漢唐至于今數千年日行漸遠故中星隨而轉移堯典之中星與月令之中星爲不同月令之中星與曆之中星又不同書於春舉星鳥而月令於仲春則曰昏弧中書於夏舉星火而月令於仲夏則曰昏尾中書於秋舉星虛而月令於仲秋則曰昏牽牛中書於冬舉星昴而月令於仲冬則曰昏東壁中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之中星常在前故鄭康成之釋禮記則曰月令舉其初朔而尚

書舉其月之中也豈非與月令爲不同乎月令於孟春昏參中而三統皆於立春則以爲昏畢十度中元加曆於立春則以爲昏昴九度中皆不同其爲昏參中者考之餘月之昏旦亦莫不然是月令與曆未嘗同也故孔穎達之疏禮記則曰月令但舉其大畧所以昏明之星不可以正依曆法也豈非與曆爲不同乎昔元祐中蘇頌爲儀象法要以月令洎唐及宋朝所測者合爲四時昏旦中星圖陳祥道爲禮書亦併論其月令尚書中星之異皆此意也雖然月令於餘月之昏旦中皆舉二十八宿如孟春之參尾中季春之牽牛中孟夏之曰翼曰婺女季夏之曰火曰奎孟秋之昏虛中孟冬之曰七月中季冬之曰軫中皆二十八宿也惟仲春之月曰奎昏弧中旦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孤星近井而建星近斗石氏星經曰井有三十六度斗有二十六度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遠不可的指其昏旦之中故舉弧建以定之此又不可不知

昏旦中星圖



天行不息十二時之列舍皆迭午非常午纔反則巳辰之列舍必相繼正午月令但舉昏旦中星耳日左轉列星附天左旋故昏中之星常在日在星之前以其附天先至日中之星常在日在星之後以其附天後至前後之星多少不同者由星星相距有疏密疏云前星過午後星未午言中星難取也故月令或取列舍外星之所建或取列舍全度之七星至與堯典異者天運之差也故葦大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

堯典月令總論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各宿錯峙咸有攸屬在野象物在

朝象官在人象神未之能易已今觀堯典以中星定仲
月者蓋人君嚮明而治南面而視仰而觀之中星定而
以次諸星可推也以順節宣以布時令故中星爲要焉
天官書以北極爲稱首者蓋天運至健三炁迭曜而極
星不移總而論之樞紐建而周天之星俱拱也以含元
氣以察分至故北極爲大焉至於堯典仲春舉星鳥而
月令主弧仲夏舉星火而月令主亢仲秋舉星虛而月
令主牽牛仲冬舉星昴而月令主東壁書之中星常後
月令中星常前鄭康成釋禮則日月令舉其初朔尚書
舉其日中未喻其旨矣孔穎達之疏禮則日月令舉
其大畧蓋以不合於曆數何言之疎矣斯殆不知夫歲
差所由始哉春秋運斗樞所次七星一天樞二璇三璣
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炁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魁
杓合故曰斗焉居陰布陽故稱北焉石氏乃曰一主天
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也又曰
一秦二楚三梁四吳五燕六趙七齊也其占法殊焉天
官書則曰杓携龍角衡中南斗魁枕參首斗爲帝車運
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
紀皆係於斗也其取義異焉斯殆有見於七政所由叙
哉夫所謂歲差者蓋後世史官攷諸中星與太初曆不

協大要日躔之次常失不及未敢有定制焉迨晉虞喜始創差法宋何承天倍之隋劉焯折衷之唐一行復推以大衍皆以所推之年爲日退一度至校以堯典月令之差又不符合或謂呂不韋已用差法故不宗堯典載考自堯甲子歷秦莊襄漢太初越宋紹興甲子積年三千四百二十一其日差也計度以四十三積分以七千八百八十八然或百歲計或七八十歲計又莫一焉噫差是也其不能必一者非差之咎也昔者聖人作曆考之以象曰日月星辰驗之以氣曰陰陽寒暑積之其數曰抄忽毫釐夫以至微之數而推至變之氣動息升降不謀也盈縮遲速不律也非變通以達其滯神明以妙其用毫忽之爽躔次之謬幾南北易位冬春互見矣故杜預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程朱亦論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凡此獨觀其原者也

曆法所起

古曆以紀節為宗從伏羲先天甲寅積周一千八百一十四紀再八十五紀入元一十有二節當癸酉節歲在己丑而生帝堯至甲辰歲十有六卽位越二十有一歲得甲子而演紀作曆是年天正冬至日在虛一度按乾鑿度皇極經世及漢皇甫謐所載並然

歲差法

按紀元曆○歲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千二百三十六分此一歲之氣積分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千五百六十四分大陽所躔周天之度也○歲差一百二十八分注云以歲周數除周天數卽得太陽歲行不及之分○度每一萬注以一度為萬分○自演紀至開元甲子冬至在斗十度凡退三十八度四千一百二十八分王乾德甲子冬至日在斗六度凡退四十一度四千八百四十分至慶曆甲申冬至日在斗五度此法通古合今故堯曆日在虛一度而鳥昂虛以仲月昏中合堯典歲差之法虞喜以五十年差一度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三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王恂郭守敬以六十六年有餘以密矣今據其法步之又弗合也且如定歲之法積四

暮餘日而分日加於四暮故二至之時祇存絲忽此所
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日有百刻而變爲九百四十畫
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故也凡月三十日而二氣盈
四百十一畫二十五抄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虛盈
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朧朧
祇在一畫之間此又所宜定也日月交食唯日食實難
定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增損蓋月小閏
虛大月入閏虛而實故八方所見同也日爲月所掩而
食而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異四時
月有九道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旣南才
半虧南方食旣北才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據地定
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乾清宮火之歲仲秋日食日當
所步合八分六十七秒而閏廣之區遂至食旣其時刻
分秒焉可同之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
分秒至精至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所此又所宜定也
大差之半抄積以歲月則躔離朧朧皆不合原筭矣
歲差法見天道自古及今日漸不同也曆家但拘常而
推所以誤焉隨時脩改以與天合元曆得之矣
曆自上古黃帝以後莫不隨時考驗以與天合故曆法
無數更之弊及秦滅先世之術置閏於歲終古法殫廢

矣由漢而下以積年日法爲推步之準以至於天夫天運流行而不息欲以一定之法拘之未有久而不差之理差而必改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乃命改造儀象日測月驗以與天合庶永終無弊

自古曆多一定之法故未久而差由不知天爲動物而歲亦畧有差也古歷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爲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一筭始爲精密又隨時以儀象

三代以上曆無差法非不差也順天運以治曆故也漢唐以下曆法愈密而差愈多非始有差也執曆法以合天故也夫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惟順此以治曆而隨而變通焉故雖有差也亦差于本歲之四時而卽因以革之不守其故轍此所以無差也若恃吾之筭數爲至密籌策爲甚精毫釐絲忽爲不爽吾恐銖銖而較之至石必差况執有爲有盡之術窮無方無體之妙雖欲不差其可得乎蓋以古今之日躔觀之彼天開于子冬至乃時之始也混沌初闢日躔冬至而日月五星皆在于子凡知曆理知曆法者莫不云然考之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殷仲冬是冬

至昏見之星昴在天中則日之躔固在虛也夫子之虛
非子之半乎堯時冬至日躔虛宿故知堯去開闢未遠
也周則冬至日躔牽牛矣夏商雖祀宋無徵以是推之
其在須女乎漢太初曆猶在牽牛唐在斗迨元曆日已
在箕我朝在箕三四度矣夫斗牛女虛皆北方之宿箕
乃東方之宿也自子之半虛之十度至箕三四度已差
六十五六度可見日度漸移古今一也三代以前無差
法無所用其法也雖然猶有說焉書堯典曰日短星昴
以殷仲冬禮記月令曰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
軫中又與史書周漢在斗宿在斗者不合故漢洛下閎
但疑八百年差一度至虞喜劉焯議始紛紛唐李淳風曰
躔斗十三度至一行而論始定蔡邕何承天王朴輩皆
所不及然久亦弗合元郭守敬授時曆倬然超軼古今
而在元時亦已有差焉後則後世筭愈密而差愈多者
得非察于細而畧于大較于尺寸而遺于尋丈驗於旦
夕而不迨於天地之始終歟今將何所折衷哉書有欽
天授時之訓易有治曆明時之象周禮有致日致月之
法皆聖人之教也大約總年與度而通均之則知一度
所得之年矣而又歲歲冬夏致日春秋致月隨其變通
爲之改革故雖有差也要不出於一歲之外也以此欽

夫授民得非堯典四仲考定中星之遺法乎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申 餘 圖

一年餘 十有二月四分 日之一	二年餘 二十有二月四分 日之一	三年餘 三十有二月四分 日之一	四年餘 四十有二月四分 日之一
一年餘 十有二月四分 日之一	二年餘 二十有二月四分 日之一	三年餘 三十有二月四分 日之一	四年餘 四十有二月四分 日之一
一年餘 十有二月四分 日之一	二年餘 二十有二月四分 日之一	三年餘 三十有二月四分 日之一	四年餘 四十有二月四分 日之一
一年餘 十有二月四分 日之一	二年餘 二十有二月四分 日之一	三年餘 三十有二月四分 日之一	四年餘 四十有二月四分 日之一

圖書編

卷二十五

十七

圖言類編 卷之二十一
十九年七閏而氣朔分齊特餘三時爾是爲一章也七十六年爲一節凡爲四章四三二一十二合三時之數復得全日一關十二時爲一日一章該二百三十五朔一節該九百四十朔故以二百三十五關爲三時以九百四十關爲一日是以分四章而爲一節故四三二一十三而朔亦無餘分也

漢太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

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植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大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日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章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節節者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節總二十節者曰一紀計一千五百年必然至朔同於甲

子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衍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一說也

曆家之好爲欺罔也甚哉不知曆者率爲其所欺及知曆者又復與之爲徒欲自神其術故凡爲是紛紛名數之浩繁參錯者大抵說辭飭說務使人莫知之遽解以自神奇而已矣獨司馬遷之曆書獨爲簡易特曰大餘小餘而已而亦不明著其說至於班固之志大初曆何其欺之甚也大初立法之疎已不足道司馬遷悟其非不敢筆之於書復用古曆九百四十分而固尊稱八十分之善又從而肆陳其飭說所謂大初曆之本法以一日爲八十一分凡月行凡二十九日八十一分之四十三復與日會而爲一月如此言足矣何必秘其說而曰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也二千三百九十二卽二十九日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之數也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而四之茲望晦朔於是乎定爾又分何必復立通法五百九十八也此猶云可十九年而七閏初無深秘乃立爲章歲之名又曰合天地終數得閏法地數於十天數於九十九而七閏耳何必詭爲是強合之

說自此積之至千五百三十九年而爲統何法之有又何必言以閏法乘日法得統法其章二十七章而爲會三會而爲統初無關乎以閏法乘日法也秘其本實之說說飭偶合之文所謂章月二百三十五日者十九年之月數耳殊不必言何必復立其數又何必五位乘會數得章月也所謂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者二十七章之月數耳亦何必言又何必曰以會數乘朔望之會得會月也所謂統月萬九千三十五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皆不必言也所謂章中二百二十八卽十九年之中除七閏月之無中氣者其數如是耳所謂統中卽統月之除閏所謂元中卽元月之除閏徒爲浩繁之數以助神奇之狀蓋不神其術無以言功于上功無是言則名譽不彰利祿患失此漢以來曆家胸中默符之利心曆法精備世服大衍之爲法其要在乎通法三千四百二十九日三千八十四日之一千六百一十三則月復與日會是爲一月耳何必飭而爲說曰四象之策又曰揲法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揲法之數卽二十九日與夫餘分一千六百一十三之數每一日爲分三千四十卽得其數何奇之有何揲之有如曰四四揲之象夫四方其數而定弦望晦朔則明日四分之以定弦望晦朔

足矣何必爲是詭飭之辭不務以明告天下而專務以
惑人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千四十分度之七百七
十九太如此言周天度分豈不明白簡易何必易其名
曰乾實又積每度三千四十分而爲一百一十一萬三
百七十九太也日行不盡天度歲差三十六分如此言
歲差又豈不明白簡易又何必變其名曰實策一百一
十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三也所謂減法左其無謂所謂九萬
一千二百者三十日之數耳既不合日之行又不合月
之行乃先布此數復減朔虛一千四百二十七是爲揲
法一月之數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耳不必立此數可
也所謂所差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卽十二月之朔虛
一千四百二十七也朔餘一千六百一十三其數不可
廢至於虛分一千四百二十七不必言可也又何必詭
其名曰用積差其虛數至于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若
此之類奚可殫舉自時厥後諸曆迭興豈能果有所改
作哉皆不過寫大衍之分或以八千四百爲日法以四
千四百五十七爲朔餘或以一千二百四十爲日法以
七百一十一爲朔餘其數自異其實卽大衍之日法三
千四十卽大衍之朔餘一千六百一十三詭名飭詐以
欺不知曆者忠信道喪一至于此歐陽永叔旣知其詭

又備載其詭辭相與為欺何也豈詭辭為文士之常耶
 ○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月
 與日會而有朔虛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
 四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分曆
 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綱紀步戌建始總圖



內二十四氣

次二綱紀本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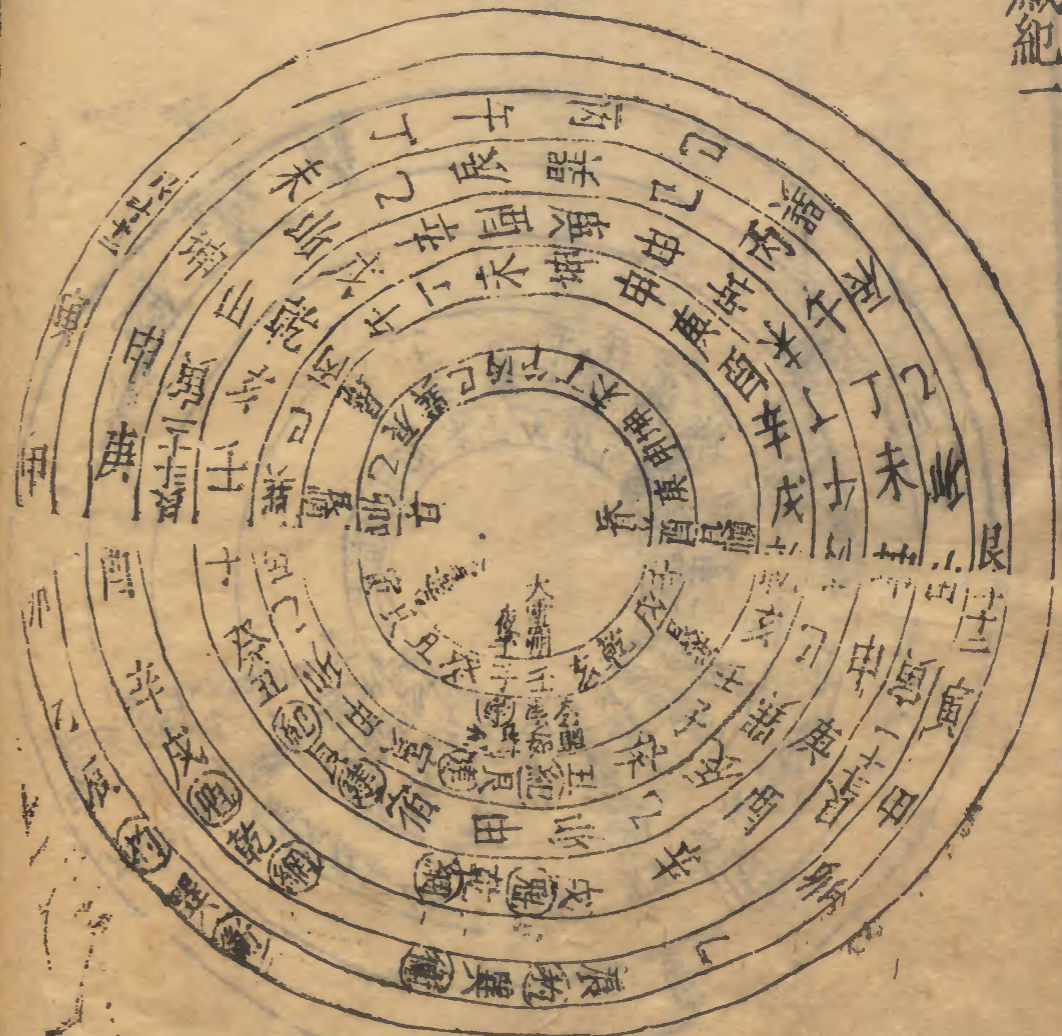
次三杓攜龍角

次四衡股南斗

次五魁枕參首

綱紀始交之圖

歲紀一



內二十四氣

次二天日陰陽順逆

次三子建陽順即夜建

次四丑建陰逆

次五卯建陽順即晝建

次六戌建陰逆

次七酉建陽順即昏建

次八辰建陰逆

內二十四氣

次二天地陰陽順逆

次三子建順

次四丑建逆

次五卯建順

次六戌建逆

次七酉建順

次八辰建逆

綱紀交中之圖

歲紀二



綱紀交中之圖

綱紀交中之圖

綱紀交中之圖

網紀交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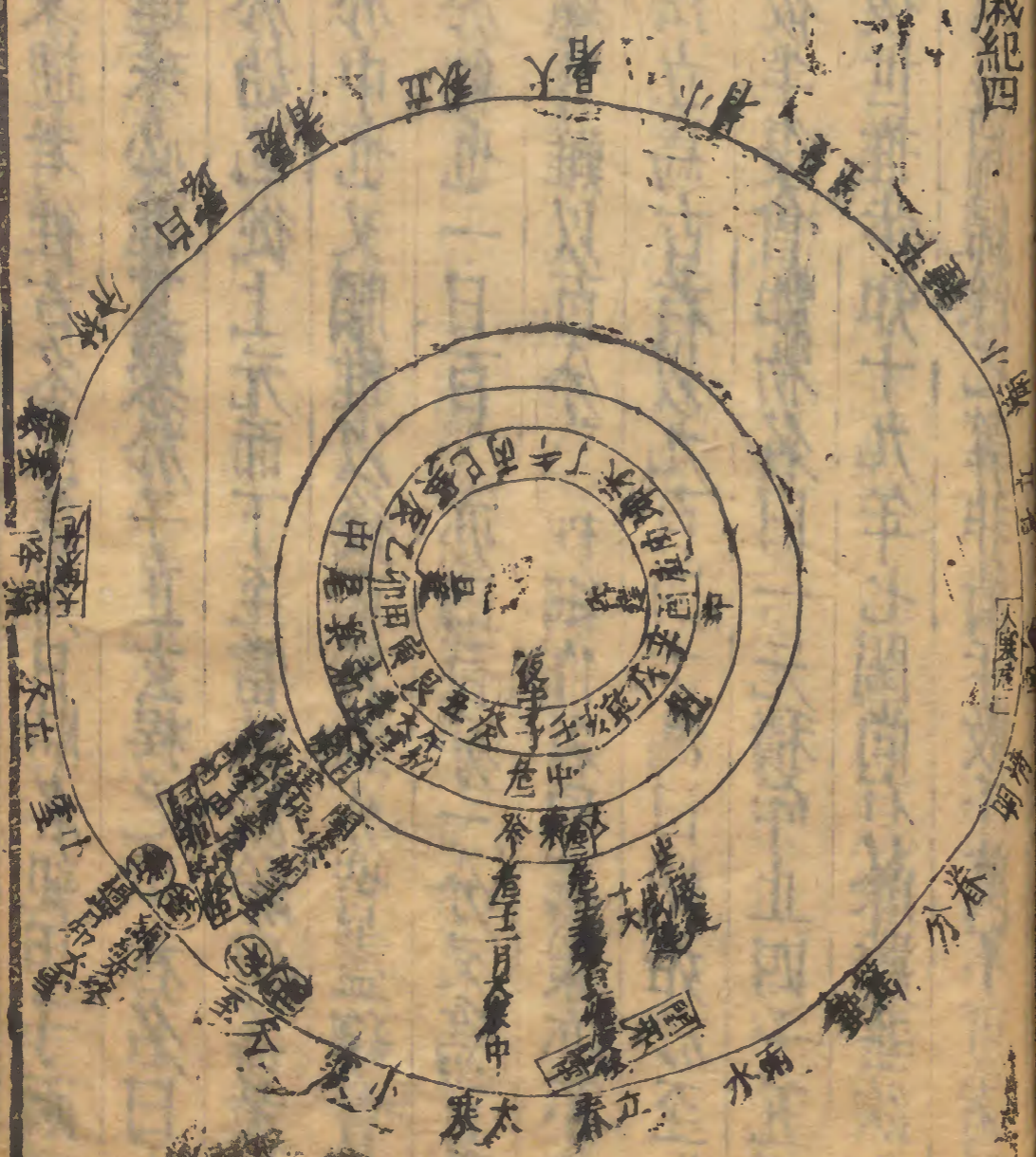
歲紀三



- 內一三十四氣
- 次二天地陰陽順逆
- 次三子建順
- 次四丑建逆
- 次五卯建順
- 次六戌建始
- 次七酉建順
- 次八辰建逆

歸邪于終圖

歲紀四



曆家逆考，往古冬至歲月日時各紀甲子，兩曜交會五星連珠，必推其聚於子，正玄枵之中者，名曰上元。乃履端於始也。從上元而下，至當時測驗與籌策相應，乃取正於中也。又順推以後，求其餘分，皆盡總會如初，乃歸餘於終也。一日百，亦曰百分一分，又為百秒。求其積年總會，難以百分。秒細作名，項籌策亦不能齊。是以日法立焉。古者以九百四十為日法，始於至朔同在甲子夜半復會，如初名曰一元。積年止四千五百六十而已。後世推步，知十九年七閏尚存餘數，燕欲七政皆齊，是以履端歸餘之筭，非積年數千萬不可。諸曆各立日法，或以八十一，或作三千四十，或作九千七百四十。其數多寡不定，惟所謂截元曆者，但以推步定數為則，不復逆考，順推以求其齊。至元辛巳改授時曆，實用其術而積年日法在所不取。

左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曆法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一元，其時日月五星皆起於牽牛初度，更無餘分。以此為推步之端，每歲有二十四氣，節氣十二，中氣十二，是每月皆有中氣，惟

閏月獨無中氣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日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朔日舉中氣而正月則置閏不差矣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也日一度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方一周天實計三百六十五個口零三個時也而一歲止有三百六十日更有五日零三個時辰無所歸著是為日行之餘分每歲只均分在二十四氣上所謂氣盈者也月之行也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常以二十九日半強與日合於朔是每月又有半日弱無所歸著是謂月行之餘所故月不滿三十日而有大有

蓋焉所謂朔者也積日月之餘分每歲常餘十一

日弱故十九年而置七閏月是謂一章之數故云終于終也惟開端不差故時序無愆過中氣既正則寒暑不惑而民心無疑惑置閏得所故作事順時而無悖亂史記太史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鬼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舊荐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帝無相侵瀆

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
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
舊者使復興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節陰陽調
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者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
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
以正月殷正以十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
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
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事政史不計時君不
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機
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二月而春秋非之先

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履端於始
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歸邪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
爭在於強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
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
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
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
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覩其直也漢興高
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
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
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

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
 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曆以為
 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
 而新桓成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色貴辛後作亂孝
 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
 而巴洛下閎運筭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
 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
 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
 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

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惟未能循明也細績日分率

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簇為

商南呂為羽始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明
 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
 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潛室陳氏曰左傳正義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計二十七日有餘月已行天一周至二十九日過半即
法二十九日四又遂及日而與之會是為一月十二月
百九十九分也而成歲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今十

二月惟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之一未得氣周細而言之

一歲正少十一日少弱所以然者一月有餘分二十九日法九百四十分四百七十八為半日合今有四百九十九分是餘二十九分

十二月餘分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既得三百五十四日

又餘三百四十八分一日九百四十分其二百三十五

分為四分日之一今於餘分三百四十八內取二百三

十五以當四分日之一仍有一百一十三其餘整日又

以餘分一百一十三減之是一年正餘十日八百二十

七分不成十一日故謂十一日少弱一年少十日八百二十七

分積十九年少二百六日六百七十三分少弱足以當

之古曆十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八章三年閏九月六

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

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

於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同初章日

月運轉於天如人之行步雅曆謂之步曆步曆之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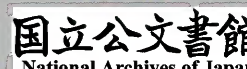
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為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為

端首即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也故言履端用始也分一周之日

為十二月則每月當三十日餘以日月會為一月則每

月惟二十九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

以為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為正月閏前之月中氣在晦



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之月則謂閏月故言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剝一日有餘以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閏故言歸餘於終也

曆法總論

曆法之難言也久矣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惟數可以明其理是故理因數顯者也數從理出者也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離者也治曆以正天時因時以興民事而帝王爲治之先務在是矣何則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舍凡可步推而知者亘古今而不變者也日月有盈縮朏朧之不齊焉星辰有遲留疾伏之不

一焉往來出入于二道之間者雖竭天下之至巧而不能盡者也于天運有常之中而參之以隨時變通之術驗之以陰陽寒暑之氣積之以絲秒毫忽之數其于曆也庶幾乎自黃帝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象大撓作甲子而容成總其術曆所自始也少昊使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而鳳鳥氏爲曆正法所由傳也顓頊命南正仲司天北正黎司地而建孟春爲元是爲曆宗帝堯使羲仲叔主春夏和仲叔主秋冬以閏月定四時是爲曆紀舜察璣衡禹衍疇範周官設馮相保章古之帝王所以奉若天道者其

法雖不盡傳其意固可得而識矣然古未有閏也至堯命羲和而後置閏閏法立則四時之氣候不忒矣古未有歲差也至晉虞喜諸人而後立差差法立則七政之躔度不爽矣二者相用而不可偏廢者也古今改曆者無慮數十家由黃帝訖秦末凡六改惟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春秋因魯曆而譏置閏之差秦曆無定法而置閏常在十月之後是三代至秦已非黃帝之舊矣由漢高祖訖漢末凡五改張蒼用顓帝曆司馬遷作大初曆劉歆作三統曆李梵作四分曆劉洪作乾象曆可謂備矣而惟大初爲善蓋其說本于鍾律以黃鍾八十一分爲日法復自前曆上元推之得闕逢攝提格之歲爲甲子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晦朔皆望不爽毫髮當時一十七家之疏遠者悉罷矣由魏文帝訖隋末凡十三改由唐高祖訖周末凡十六改晉有春秋長曆杜預之長慶曆何承天之元嘉新曆崔浩之五寅元曆馬重績之調元曆隋劉焯之皇極曆唐高祖有傅仁均曆高祖有李淳風曆開元有一行大衍曆代宗有寶應五紀曆徐承嗣有建中正元曆徐昂有元和宣明曆穆宗時有長曆昭宗時有景福崇元曆周王朴有欽天曆可謂備矣而惟大衍爲最蓋其說起于著策以卦當歲

以爻當月以策當日以天地之二始位剛柔以天地之
二中終紀閏餘以卦氣定七十二候以中星正二十四
氣以晦朔正日月之會以日度正周天之數章部紀元
皆合于易而二十三家之曆盡廢矣由宋太祖訖宋末
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訖元末凡三改吳昭素衛朴之乾
元奉元曆吳處訥周珠之應天明天曆壽星之會元曆
孝宗之乾道曆史序宋行古之義天崇天曆皇居鄉姚
舜輔之觀天占天曆陳得一之統天曆楊級初之大明
曆元許衡之授時曆即律楚才之庚午曆皆各所取也
而惟授時爲近之蓋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郭守敬創
爲之宿度餘分約爲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
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
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珠崖北盡鐵勒皆古人
所未爲者其法具載元史可謂度越前古矣合而觀之
隨時更改代有損益而推驗精密不過三家耳豈皆憑
胸臆以作聰明任智巧以愚耳目爲哉廣集衆見而周
思曲筭之無遺博采群言而參伍錯綜之不謬然後定
而行之宜其推往知來信今傳後也卽曆代長于曆者
亦不數歲而輒差何哉考之堯時冬至躔在虛一度夏
至在柳十四度春分在胃十二度秋分在氐十度至唐

開元大衍曆冬至日躔在斗十度夏至在井十度春分
在奎七度秋分在軫十四度宋統元曆冬至在井二度
夏至在井六度春分在奎初度秋分在軫七度此歷代
之曆可驗者也晉虞喜覺其差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
差法以追其變而筭之以五十年差一度然失之大過
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倍增其數約以百年差一度
而又不及劉焯取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爲近之僧一
衍以大衍推之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久而驗之又弗
合也許衡王恂郭守敬以六十六年而差一度筭已往
減一筭筭將來加一筭至精密矣今擬其法步之又弗
合也此歷代之不可驗者也或者曰四時寒暑者無形而
運于下日月星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
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爲謀其久不能無差忒
者勢使之然也夫以歲差而歸之勢其能有合乎哉然
其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
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于
中星驗焉堯之冬至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
方之宿則日行北陸躔于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
室中而日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躔于
析木之寅也是去堯未四千年而差五十度矣古曆之

簡易者今安得倣而求之乎或曰定期之法莫驗于日月之交食書詩春秋所載日食俱在朔漢魏以後日食或在晦者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言其平行也二十九日有奇而會言其經朔也夫日者陽之精也行南陸則盈行北陸則縮月者陰之精也近日則行疾遠日則行遲古者止用經朔故月一大一小日食或在朔二月食或在望之前後漢魏以後日食多在晦其弊蓋坐此耳張衡分九道何承天定小餘李淳風之定期皆是矣然日躔有自然之度而以已意附之可乎善乎杜預之言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曆

家者流欲以管窺之見而推合以驗天不知以有常之理而順天以求合差法何時而明哉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承乾御極 膺曆授圖數由天悟理本心孚二統相持則徵諸七政三曆相讎必協于五紀占天有臺而璿璣之器存造曆有官而羲和之職舉銅候有儀而推測之法立其積分一授時之數也其置閏一大易之旨也分至啟閉卽少昊之所命也春夏秋冬卽陶唐之所授也敬天勤民也至矣而猶有謂年遠數盈隨時改曆之說是豈無所徵歟嘗考博士元統之議曰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

時之數况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
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
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
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溢漸差天度擬合脩改
太祖是其言矣開創未遑也正德十三年五月己亥朔
日食起復弗合員外郎鄭繼之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
更曆元矣

武廟未之行也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勸脩德以
應天脩省以承慶少卿樂護之疏可考也請登臺測影

元正曆以求未定之差法少卿華湘之疏可考也諸
臣先後之建白豈無所見而二然哉嘗以赤道考之騰

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

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分_二九十

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故距元辛巳

至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二百九十五年每歲

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四度餘矣考

曆元以坐致千歲之日授民時以永萬年之統者不有

待乎今日哉竊聞之改曆之法有四一曰立元二曰測

候三曰察度四曰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

以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爲曆元必也用太史公

三紀大備之法本范史紀元之日如太初所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日則曆元不差後其可久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天體不可測知天之度惟有璣衡一事夫璣衡卽今之渾儀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又加詳焉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中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于交食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數此其爲最精者是謂定期治曆之人有三一曰專門之商二曰明經之儒三曰精筭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請改正朔矣而不能爲筭也乃鄭平唐都洛下閎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稱精矣而惟高允能辨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嘗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堯夫嘗曰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晷測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閎鄧平專門之裔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筭之士也誠得二者之人而行政曆之法庶可備一代之制而樹未來之準

機 衡 圖



圖書日編卷之二十六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南編

中以象北極

南極頭出地下注於外雙規南極孔中以象南極

圖書日編

卷之二十五

機衡圖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leaf.

璿璣玉衡圖



舜典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璿飾璣所以象天。轉運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也猶今之渾天儀也。

朱熹曰渾天儀古必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璇璣玉衡之遺法也。

渾天之儀有三曰六合儀三辰儀四遊儀共為一器所謂六合儀者平置一黑環準為地平列十二辰及八方

四隅其上又置黑雙環並結於地平之子午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比爲天脊其側刻爲周天去極之緯度從地平子位而上三十六度夾小板於黑雙環之間板通圓竅比爲北極又從地平午位而下三十六度亦夾木板爲竅以比南極別置赤單環比爲赤道於上刻周天之經度結於地平之卯酉其最高處結於北極之南九十一度卽天頂之南三十六度也四環之結如天地之定位赤環雖刻周天經度實乃周地之經三百六十餘度黑環雖刻周天去極之度實亦用月之緯度三百六十有餘蓋六合儀不以運轉而天體則左旋故言周也

言周天也三辰儀者亦置黑雙環與六合儀之雙環同而爲徑小所刻始爲周天去極之度其雙環北板竅與六合儀北板竅相通共貫以圓軸南板亦然軸圓則雙環轉運於六合儀內轉非定體故爲周天去極度亦置赤單環如六合儀者附結於雙動環之上去極九十一度是爲卯酉兩月之日躔而其上始刻周天赤道之度可以隨雙環而運轉別置黃單環附結於赤環卯酉宿度仍刻周天黃道度數恐赤黃兩環動搖又作白環以輔之使無欹傾而五環總爲三辰儀四遊儀者亦置黑雙環與三辰儀之雙環同而圍徑又小其上亦刻周天

去極度其北極板竅與在外二板竅通一軸南竅板亦然此雙環內各置一直幹名曰直距如圓扇之脊與兩極相比數均上下俱夾外軸量兩距之常長取其當半作圓竅別置一圓板其心貫以八尺之衡管圓板兩旁聯爲圓軸橫距道直距之兩竅軸圓可轉則衡管可以南北低昂而窺天復隨此雙環東西轉運無往不可窺望故謂四遊也窺管長八尺故四遊之環徑八尺在外者以次漸寬若測望可宿星躔去極度數並爲於三辰環上驗之又於南軸之外接連一長木貫定水輪引水運之使南軸因而轉運一晝夜而周以此天體之繞也一周也三辰儀上布列珠玉比爲星象卽璿璣玉衡之遺制也

王蕃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地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形體渾渾然也

按璣衡之象或謂起于伏羲或謂作于帝嚳或云乃羲和舊制非舜創爲也馬融謂上天之體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璣衡一事而已璣衡卽今渾天儀也王蕃之論亦謂儀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爲四游以綴赤道者此謂璣也置望筭橫簫于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知其躔離之次者此謂衡也若六合儀三辰儀四游儀

並列爲三重者李淳風所作而黃道儀者一行所增也始張衡祖洛下閎耿壽昌之法別爲渾象冥輪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璇璣所加星度則渾象本別爲一器唐李淳風梁令瓚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宋沈括所上渾天儀載在宋史者其爲論精密有志于復古儀象者可考也

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說周髀數術俱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體之形以正黃道以察法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妙萬世不易之道也

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朱子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其看天上日月星辰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天一旋轉却過了一度遲些便欠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二度如星歲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看曆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數中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

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
 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
 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
 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
 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
 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北去極六十七度春
 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
 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

唐一行渾天儀

一行傳覽經史武三思慕其名請
 逃隱匿于僧習梵律玄宗勅書強和

訪以安國撫人之道言切直無隱受詔與率府兵曹
 令瓚造渾天儀鑄銅爲環天之象中具列宿赤道及周
 天之度數注水激外輪令其自轉外絡二輪綴以日月
 令與同運天西旋一晝夜適一周而日東行亦適一度
 月行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十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
 適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適一周于儀象正合置木
 櫃爲地平儀半在地下晦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
 于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
 置鐘以候辰每歷一辰能自按鐘撞之皆于櫃中各施
 輪軸鈎鍵關鎖交相持而然置武成殿前示百官奪天
 巧至于此然銅鐵久乃漸澁不能適合久亦不能復運
 也其黃道游儀以古尺四分爲一度旋樞雙環其表丈
 四尺六寸一分豎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古
 所謂旋儀也南北斜兩極上下循規各三十四度表裏
 畫周天之度其一面加銀釘釘之使東西運轉如渾天
 游旋然中旋樞軸至兩極首內孔徑大兩度半長與旋
 環徑齊玉衡望筭長四尺五寸八分廣一寸二分厚一
 寸孔徑六分行旋于軸中旋運持正用窺七摺及列宿

之闕狹外方內圓孔徑一度有半周日輪也其陽經雙
 環表一丈七尺三寸裏一丈四尺六寸四分廣四寸厚
 四分直徑伍尺四寸四分置于子午左右用八柱相固
 亦表裏畫周天度一面加釘亦加之銀釘半在地上半
 隱地下雙間挾樞軸及玉衡望筒旋環于中也其陰緯
 單環外內廣厚周徑皆準陽經與陽經相街各半內外
 俱齊面平上為天下為地橫周陽環調之陰渾也面上
 為兩界內外為周天百刻天頂單環表一丈七尺三寸
 鑿廣八尺厚三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直中國人頂之
 上東西當卯酉之中稍南使見日出入令與陽經陰緯
 相固如鳥殼之中黃然南去赤道三十六度去黃道十
 二度去比極五十五度去南北平各九十一度而強赤
 道單環表一丈四尺五寸九分橫八分厚三分直徑四
 尺五寸八分赤道者當天之中二十八宿之位也後魏
 斛蘭所造因着雙環規不能運動臣今所造轉運隨天
 仍度穿一穴即知古者秋分日在角五度今在軫十三
 度冬至日在牽牛初今在斗十度隨穴退交不復差謬
 表在卯酉之南上去天頂三十六度而橫置之黃道單
 環表一丈五尺四寸一分橫八分厚四分直徑四尺八

月及五星亦隨日度出入古無其器意謂酌以為
 疎闊尤甚今設此環置赤道環內仍開闔使運轉出入
 四十八而極畫兩方周天東西列周天度數南北列百
 刻可使見日知時上列三百六十刻與用卦相準度穿
 一穴與赤道相交白道月環表一丈五尺一寸五分橫
 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七寸六分月行有迂曲遷速與
 日行緩急相反古亦無其器今創置于黃道環內使就
 黃道為交合出入六十度以測每夜之月離亦上畫周
 天之度度穿一穴擬移交會諸皆用銅鐵為之游儀四
 柱為龍以龍象天能興雲雨故以致飾也柱在四維崇
 四尺七寸水槽山崇一尺七寸五分槽長六尺九寸高
 廣各四寸地深一寸廣一寸五分龍下有山雲在水平
 槽之上並銅為之其所測景視古星經宿度詳審較然
 矜淳風造曆定二十四氣中晷與祖冲之長短互異未
 知其孰是及一行作大衍曆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土
 中以為定于是行上議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深
 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為日景
 于地千里而差一寸謂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
 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中
 馬在今潁川陽城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以五月立表望

圖書編

卷二十六

六

之日在表北景居表南于交州景在表南三寸於林邑
 九寸一分交州距洛水陸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然以
 表考其徑當五千里也今所測交州夏至在表南長三
 寸三分與元嘉所測略同而使者還言於交望極纔高
 二十餘度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有列星粲然明大者
 甚衆古所未識乃渾天家以為常不見者也蓋隨所至
 為見如此大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樹八
 尺之表以引度之自滑臺白馬縣夏至之晷尺有五寸
 七分自滑臺表南行百九十八里二百七十九步得浚
 儀岳臺晷尺有五寸微強自浚儀又南百六十七步二
 百八十一里至蔡武津晷尺三寸四分自扶溝又南
 百六十里至上蔡武津晷尺三寸四分半大率五百二
 十六里二十七步而晷一寸餘則舊說日千里而差
 一寸者妄矣今以勾股法校陽城中晷夏至尺四寸七
 分八釐冬至丈二尺七寸一分半定春秋分五尺四寸
 三分以覆晷斜視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百滑
 臺浚儀扶溝諸表視之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
 北極差一度極之遠近既異則黃道晷景固隨之而變
 矣又以圖經校安南日在天頂北二度四分極高二寸
 定春秋分二尺九寸三分差陽城十四度三分其徑則
 五千二百三十三里矣又南至可林邑北至于鐵勒之地各
 差十七度四分則在鐵勒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七度
 四分極高二十二度周圓百有四度常見不隱北至晷
 四尺一寸三分南至晷二丈九尺二寸六分定春秋分
 晷五尺八寸七分其沒纔十五餘度夕沒亥西晨出丑
 東校其里數已在回統之北而骨利幹極南之地猶在
 其南矣則知吳中常侍王蕃本鄭傳萬五千里為勾股
 斜射法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徑五萬里者所謂以蠡
 測海者也不知目視不能及遠遠則微差其差不已遂
 與術錯譬游于大湖之中廣袤不盈百里已見日月朝
 夕出入于湖中及浮大海不知幾千萬里猶見日月朝
 夕固出入其中也令于朝夕之際俱設重差而望之必
 將大小同術無以分矣橫既如此縱亦宜然古人所以
 步圭影之意將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
 徑其所重曆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
 渾蓋之是非也而或者各信所傳以術天體謂渾天可
 任數而測天象可運筭而籌是術無稽之法於視聽之
 所不及君子所當闕而不議者也誠以為蓋天耶則南
 方之度漸窄果以為渾天耶則北方之極寢高此又渾

蓋家盡智畢議而未有能通其說者也則王仲任葛稚川之徒區區于異同之辨亦何益于人倫之數哉今爲覆矩圖南自丹穴北冀幽都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于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止則天下之畧皆協其數矣

渾儀

據堯典仲夏星火至秦月令仲夏昏亢中大率遲二十

六度今仲夏昏軫中又遲十七度

疏曰先論堯典中星多牽合月令乃呂不

常以秦曆增損周公時訓而爲之者也大抵季月中星與堯舜仲夏中星多合差其歲差使然爾歲差之說有以四十五年差一度者宋大明曆是也有以百八十八年差一度者梁祖冲之大同曆是也有以四十八年差一度者唐開元之大衍曆是也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宋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十八年而差一度也崇天曆慶曆甲申冬至月在斗度以歲差之法推而上之自慶曆甲申去唐開元甲子凡三百二十一年日差五度故唐志云開元甲子日在赤道斗十度是也又推而上之自開元甲子去漢大初元年丁丑凡八百二十七年日差十度故唐志云以開元大衍曆歲差引而退之則太初元年冬至日在斗二十度是也其太初曆云日在牽牛初爲術疎矣自太初丁丑推而上之去秦莊襄王元年一百四十五年日差二度冬至日當在斗二十二度故月令云日在斗也白秦莊襄王元年推而上之去堯之甲子凡一千二十八年日差二十六度冬至日當在虛一度日沒而昴中故堯典云日短星昴是也蓋月令之中星不宗堯典固也用歲差之法自漢以來迄于晉唐諸儒皆以日在斗牛互爲膠柱之說雖曆家亦不悟至宋梁以來曆家雖論其差儒者猶未深察故唐臣疏月令中星參以堯典謂七星畢見果然則中星之度數不必考而王衡爲無用矣至宋朝命儒臣脩唐志而歲差之法始明然先儒占日至所在星度多舉冬至爲例此獨仲夏中星者愚於月令仲冬中星有疑故闕之

夫中星遲則

日至所在不同而黃道隨之矣

黃道者光道也日之所行故曰光道晉志載葛

洪渾天儀註云謂黃道與赤東交于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南至斗二十一一度北至井二十五度唐志

云黃道春分於赤道交於奎五度太秋分與去道交於軫十四度少南至斗十度北至井十三度愚按葛洪所

引渾天儀註似是漢人所作其論黃道東西交南北至度數近太初元年日行之度唐志則據開元甲子而云

所以不同也至于漢志謂光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其北至冬交與葛洪同其南至西交與葛

洪異蓋班固主太初曆而云其大初曆謂冬至日在牽牛初東漢賈逵已論其疎矣葛洪與賈逵一說也此所

謂日至所在不同此只依堯典以著演紀之端也

起謂演紀之端皇甫謐曰帝堯以甲辰之歲即帝位皇極經世書所載亦然凡在位七十年二十一年而得甲

子即以爲演紀之端是年天正冬至日在虛一度以紀元曆步之一萬分度之百二十八爲一歲之差凡七十

八年日差一度自帝堯演紀之端至漢太初元年丁丑積二千一百九十四年日差二十八度八千二百七十

四千一百二十八分至宋朝乾德甲子積三千三百四十四年日差凡四十一度四千八百四十分至慶曆甲

申積三千三百六十四年日差凡四十二度五千八百八十分至紹興甲子積三千四百二十一年日差凡四十三

三度七千八百八十八分若不存演紀之端則積分計差之法何所從始此所以只依堯典而著演紀之端也

春秋文曜鈞云唐堯即位義和作渾儀王蕃云渾天儀省義和之舊器也愚按堯典所載有曆有象故作渾象

渾象者義和之舊器也安得不著日月五星是七政皆堯典之中星以爲演紀之端乎

緯星也 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故曰七政皆緯星也

今著黃道南北至去赤道各二十四度以驗日躔之

長短

後漢志載張衡渾儀赤道橫帶天之腹黃道斜帶其腹去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晉志載葛洪渾天儀註赤道帶天之絃黃道出入赤道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唐志載一行黃道儀云赤道帶天之中以分列宿之度黃道斜運以明日月之行五代司天考載王朴

曰赤道者天之級帶也其勢圓而平紀宿度之常數焉
黃道者日軌也其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去極二十
四度所以著黃道南北至各二十四度也日晷長短之
說漢志曰日近極故晷短遠極故晷長日去極遠近難
知要知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按周禮大司空以
土圭之法測土深日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先儒
皆謂地中今陽城是也立八尺之表日來景尺五寸日
短景丈三尺鄭康成註及考靈耀周髀靈憲三蕃陸續
諸書並云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隋志載元嘉十九
年遣使往交州測景夏至日景南出表三寸二分何承
天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景差一尺八寸二分是
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唐太史議曰交州去洛九千里蓋
山川迴折使之然以表考其弦當五千里乎開元十二
年遣使使天下候景太史監官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
墨植表以引度之大率五百二十六里晷差二寸餘南
候林邑冬至晷六尺九寸夏至在表南五尺七寸比候
鐵勒夏至晷四尺一寸二分冬至晷二丈九尺二寸六
分計陽城南距林邑六千一百一十二里五月日在天
頂比六度比距鐵勒與林邑正等則五月日在天頂南
二十七度四分舊說千里而差一度陳矣然則日晷長
短之說不必以尺寸為準大率測其晷極長則日晷長
至測其晷極短則知日北至如斯而已

書十二次以來月之晦朔而歲成矣

十二次亦曰十二辰日月之所會也

晉至云班固三統曆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
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大史令
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今合附而次之自軫十二度
至氏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自氏五
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自尾
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
州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
之分野屬揚州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
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娵訾
於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并州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
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
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自畢十二度至東
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自東井
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尾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
三河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之

分野屬荊州此班固所志也其黃直蔡邕之說所先後
 或一二度或三四度多不過六度又陳卓范蠡鬼谷子
 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角亢氏辰鄭兗州房
 心卯宋豫州箕尾寅燕幽州斗牛女丑吳越揚州虛危
 子齊青州室壁亥衛并州奎婁胃戌魯徐州昂畢酉趙
 冀州觜參申魏益州井鬼未齊雍州柳星張午周三河
 翼軫已楚荊州皆不計星度舉其大綱耳夫天運一周
 日移一度月移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舒月速當其
 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
 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凡十二晦
 朔而歲成矣張衡靈憲曰日月警則火月警則水火則外
 光水則含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
 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皇極外書占月本黑受日
 之光而白與靈憲之說合此所以有晦朔也星家於諸
 緯行度皆能著曆惟月行最速未及八刻已移一度不
 可著曆其為算法積分成度求之久遠易致差訛欲明
 其要不若求之晦朔日之所次則月之所會也自朔日
 討之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晦又求其會則
 該望所次皆可得而推雖不中不遠矣日月之行皆
 會則十二朔之所紀也十二晦朔雖曰成歲常有餘分
 蓋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二十五刻而周天月行二十
 九日有五十三刻強而與日會凡三百五十四日有三
 十七刻而十二晦朔終矣每歲餘十日有八十八刻三
 歲餘三十二日有六十四刻而置閏二十九日有五十
 三刻尚餘三日有十一刻通十九歲計之共餘二百六
 日有七十二刻凡置七閏父二百六日有七十二刻而
 無餘分故楊雄太玄十九歲為一章一章者閏分盡也
 按六曆諸緯與周髀云日月同起於度端日舒月速凡
 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而復會於端是為一
 章後漢志曰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是也四章
 為部蔡邕月令章句七十六年為部首是也二十四部
 曰紀紀法一千五百二十年三紀為元韓子曰四千五
 百六十歲為元是也此所以書十
 二次以求月之晦朔而成歲矣
 其餘緯星自可隨其
 遲速以數步之也
 上文既明日月之行矣其餘緯星謂
 金西方曰太白水北方曰辰星土中央曰鎮星張衡靈
 憲曰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者五行之精

也日行黃道月與五星皆出入黃道也隋志載宋元嘉十七年作小渾天其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不著出入之度蓋為之大約云唐志載李淳風黃道儀以玉橫旋規別帶日道旁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一行更造游儀黃道內施白道月環其法大煩所以難述然則月與五星大約出入黃道其纖悉則付之造曆者考其出入之度以推日月之交蝕五星之留連有差則以渾天占之蓋渾天者象也曆紀其詳象著其略曆象與天合則黃道差而七政不齊其曆與象皆當脩也按漢志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青道二出黃道東白道二出黃道西一行考月行出入黃道為圖三十六究九道之增損作大衍曆五代司天考王朴明九道以步月作欽天曆曰九道者月軌也其半在黃道內半在黃道外去極遠六度出黃道謂之正交入黃道謂之中交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之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為八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行其節一節之內月之出入黃道時異而日不同非渾天所能測也

星三十歲而周天其盈縮也近日而疾遠日而遲極遠勢盡而留此其大略也或曰七政不齊則曆當脩固矣渾象亦有脩乎曰安得無脩觀堯典與月令中星不同則黃道之交至凡七十八年一脩矣黃道定而七政齊故曰其餘緯星自可隨其遲速以數步之也

經星有微有著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前漢志云凡天

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宮凡百八十一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錯時各有修屬中外之宮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二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皆得繫命晉志云武帝時大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紀蓋靈憲所謂常明可名之星者也唐志云使者大相元大言交州望極纔高二十餘度八月海中望見老人下列星燦然明大者其象古所未識乃渾天象所謂常沒地中者也大率去南二十度以上之星則見蓋靈憲所謂海人之占未有存焉者也微星不

可勝窮故舉而當諸萬物之數 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者也 今斜倚南北樞去地高

深三十六度以象二樞 王蕃曰天地之地狀如鳥卵天

端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又曰渾象之設地當在天中其

勢反觀其形地為匡於已解者無異在內蓋自古作渾

象皆然惟吳諸葛衡與宋錢樂之所作使地居於天中

後之人亦不用其法蓋其勢不便也今置木櫃以為地

平蓋從古法葛洪曰北極去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

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

度常見不隱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志曰地二

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極差一度林邑極高十七度四

分周圓三十五度常見不隱鉄勒極高五十二度周圓

百四度常見不隱然則南北極去地高深各三十六度

據陽城而 著赤道帶天之腹書二十八舍以分周天之

言者也 度而昏旦之中星定矣 二十八舍者二十八宿之度數

也 志亦曰二十八舍也東漢志載永元大史黃道銅儀

室十八壁十奎十七婁十一胃十五昂十二畢十六觜

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

軫十九唐志大衍曆南斗二十六牛八須女十二虛十

八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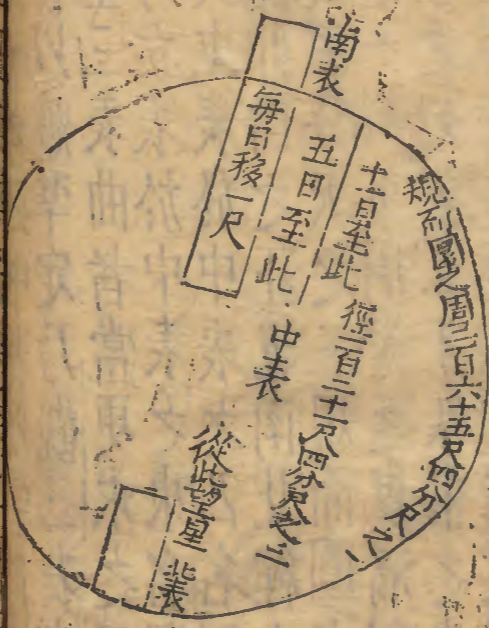
十一畢十七觜鱈一參十東井三十二輿鬼三柳十五

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

心五尾十八箕十一為赤道其畢觜鱈參輿鬼四宿度

圖書編 卷十六 十四

鬼六十八度柳八十度半七星九十三度半張百度翼
 百三度軫百度今用一行大衍曆更定度數較之於古
 猶為精矣此所以著赤道帶天之腹書二十舍以分周
 天之度也定昏旦之中星其妙法尤詳舜典曰在璇璣
 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云其轉運者為璣其持正者為
 衡皆以玉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璣衡視其行度
 以觀天意也馬融曰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所謂衡者
 其橫蕭也所以視星辰也璿為璣玉為衡天象日月五
 星皆以此度知其盈縮進退愚按二說皆謂衡以視星
 辰之行度非謂以衡望璣也惟蔡邕蓋天說謂圓者為
 璣其徑八尺以璿玉為之懸而運之以象天之行直者
 為衡其長八尺以美玉為之孔徑一寸從下望璣以視
 星辰唐孔穎達疏遂採蔡邕說謂懸璣以象天而以衡
 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且邕謂璣為蓋天懸而運之
 其徑八尺畫圖列宿故以稠槩管窺則亂矣况在衡之
 之內安用八尺之管窺乎其說殊不可曉然則當從鄭
 安成馬融之說以衡視星辰之行度得之矣今承諸家
 之說以附於後又按隋志載梁天監中祖暅之謂
 結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之
 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於地即當于午
 正三表曲者當更求之又以春秋三分之日日出半
 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是日之夕入西方半
 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乃觀三表直者則其地
 處卯酉之正也南北經之東西緯之各徑百有二十一
 尺四分尺之三規而圓之周三百六十有五尺四分尺
 之一以象周天之度漏刻上水正日之昏從中表之北
 望之以候二十八宿之先至使與南表及中表相為中
 星也至明昏時更望之星則西過一度乃移南表一尺
 以望之又明日昏時星復西過一度又移南表一尺以
 望之至後日星當表即是前日度分之盡也如是為法
 至三百六十五日始候之星還而當中蓋太史占候中
 星之法至是為特詳愚謂三表之設善矣更當以玉衡
 望之其法始備故併圖于後



王衡之設先正南北經奠規於中
表之南規衡求北極以正天中然
則取中星去北極遠近度數
轉規以就之其星在王衡孔中
則七政齊矣其星不在中則移
南表以求之所差度數從可
知矣

假令候星以牽牛為始先稱
望牽牛之星取在正南之昏
時為法從此以後日月西墮
經八口昏時女星至十二日
為八度復候女星至十三日
後虛星來中故女為十三度
復候虛星至十日後危星來
中故虛十度餘倣此

言之若共為一器安得並言哉先儒皆知璇璣為用
玉衡為橫簫然欲二者必合為一器則膠矣按張衡有
渾天儀於密室轉之以告靈臺觀天者皆如合符則知
渾儀之轉在密室而橫簫之觀在靈臺二者互相為用
不可缺也至吳時王蕃制渾儀乃設游箭于其中謂之
玉衡其說以為有璣而無衡但謂之渾象不謂之渾儀
此強分別也儀謂儀形象謂法象儀象豈有二哉隋志
採王蕃之說謂張衡所造止是渾象而譏何承天莫辨
儀象之異以為乖戾此乃蔽王蕃之新論而不解張衡
之舊制云耳所載魏劉曜光初六年孔挺作鈇儀其規
有六其外四規不動其內雙規徑八尺其轉運屬雙軸
雙軸之間置衡長八尺通中有圓孔徑一寸當衡之半
兩傍有關各注著雙軸衡既隨內窺東西轉運又自於
雙軸之間得南北低昂觀此所云玉衡在渾儀中乃為
贅物有之無用去之無損果何為哉又載後魏晁崇作
與劉曜大同蓋互相倣述也唐李淳風作銅儀其外四
規不動號曰六合儀其內雙規徑八尺轉於六合之內
號曰三辰儀去極為軸傍轉于內貫玉衡在玄樞之間
而南北游號曰四游儀此所去與劉曜所作無以異也

一行銅儀徑四尺五寸九分玉衡長四尺五寸八分旋于軸中其制亦與劉曜相類皆附會王蕃之說牽合機衡以為一器其實無義理也王蕃之說曰渾儀以察三光以窺分宿度渾象以著天體以布星辰愚謂更言之曰衡以察三光以分宿度璣以著天體以布星辰斯三者考于天蓋密矣如此然其餘經星自可因而出沒以後昏旦之中星定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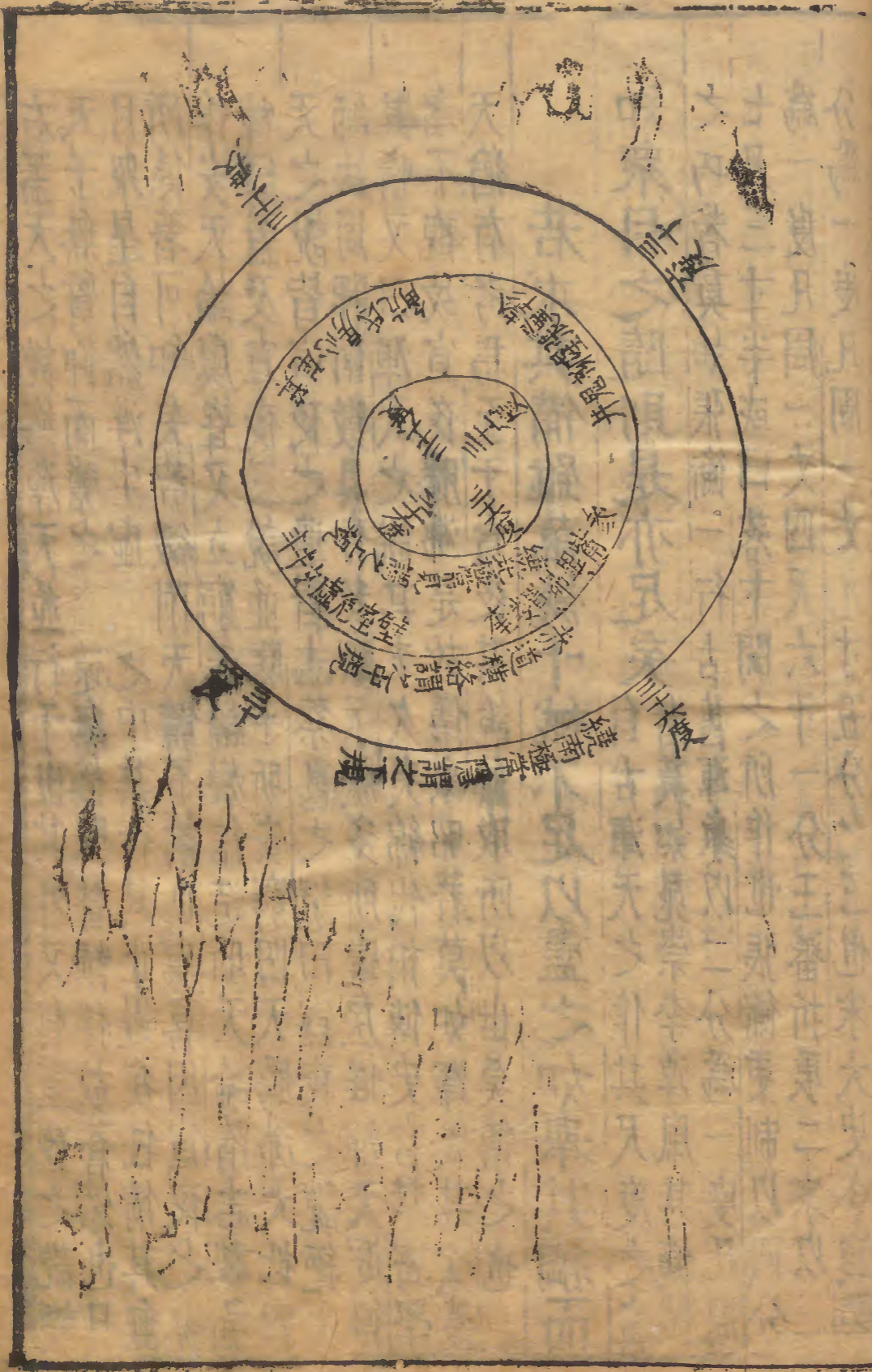
象占之也

上文既明北極及二十八宿之方位度數矣其餘經星謂如靈憲所載常明可名之星也

方位度數既定則出沒之時可知矣出沒之時定則其疎密鱗次之象皆可按圖而占之矣舊經文昌二星在與鬼四星在東井北斗樞在七星一度璇在張二度璣在箕二度權在翼八度衡在軫八度開陽在角七度杓在亢四度天關在黃道南四度天樽在黃道北天江天高狗國外屏雲雨虛梁在黃道外天困土功吏在赤道外上台在東井中台在七星建星在黃道北半度天苑在昴畢王良在壁外屏在觜雷電在赤道外五度靈在赤四度八魁在室長垣羅羅當黃道外行文昌四度柳一星在鬼一星在東星北半度

狗國外屏皆當黃道雲雨在黃道內七度虛梁在黃道內四度天困當赤道土功吏在赤道內六度上台在柳中台在張建星在黃道半北四度半天苑在胃昴王良四星在奎一星在壁外屏在畢雷電在赤道內二度靈四星在赤道內一星在外八魁五星在壁四星在營室長垣在黃道北五度羅壠在黃道北凡圖星辰之象其法有二一曰渾天其圓如彈一曰蓋天其圓如蓋渾天全象天體蓋天南方之度反闕所以不類漢末楊子雲辭蓋天八事以道渾天其後桓譚鄭玄蔡邕陸續各陳周髀之違周髀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曆數其所傳則周公受于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解股者表也其言天之居如倚蓋極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天傍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左迴焉此其說亦可取又謂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夏時陰少故日長冬時陰多故日短此則疎而未詳也愚謂今之星圖凡可以較木立石者皆蓋天之遺也渾天不可以較木勒石亦有以二分二至為四圍而較木勒石者反不如蓋天之圖

南方之度天當狹而反闊其星當密而反疎亦勢不得不爾觀者以意會之可也按隋志高祖平陳得善天官者周墳乃命之參校周齊梁陳官私舊圖刊其大小正彼疎密依準甘石巫咸三家星位以為蓋圖旁摘始分表常度并具黃赤二道內外兩規懸象著明曉度似次星之隱見雲漢昭回宛若穹蒼將為正範唐志亦以為蓋天之夜繞北極常見者謂之上規繞南極常見者謂之下規赤道橫絡者謂之中規今為以附于後



右蓋天之說與渾天並行于世其外又有宣夜之說謂天子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瞽精絕故蒼然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遲疾任情其無所係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爾也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虞聳又立窮天論姚信造昕天論隋志載劉焯曰蓋及宣夜三說並驅平昕安窮四天騰沸犬抵四天之說皆宣夜之遺晉志蔡邕之說曰宣夜之說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有考驗天狀多所違戾惟渾天近得其情又曰渾天之說其來久矣綿代相傳史官禁密學者不觀故宣夜騰沸是故儀象昭著莫如渾天其次蓋天猶有考焉至于宣夜其說無取所以世莫傳之也

若求其備雖萬機千械不足以盡之如舉其綱而

知衆目之隨則是亦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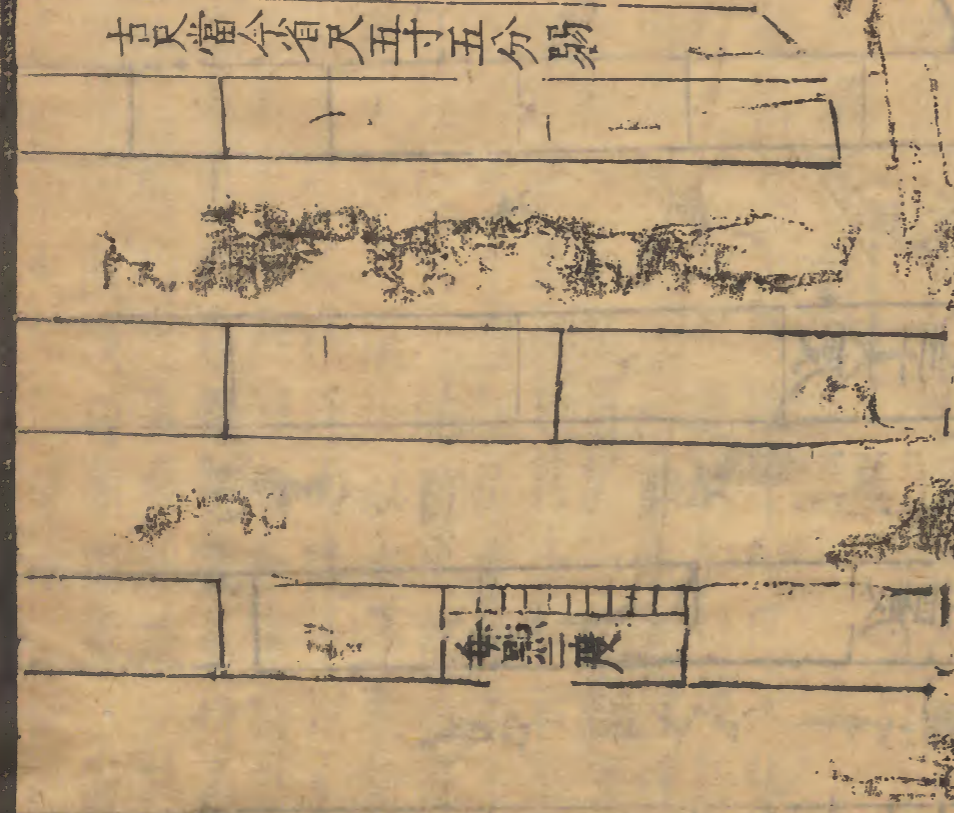
自古渾天之作其尺度之廣者莫如晁崇李淳風其機械

之巧者莫如張衡一行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或曰落卞閔之所作也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王蕃折衷二家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一丈九寸五分之二也宋大史令錢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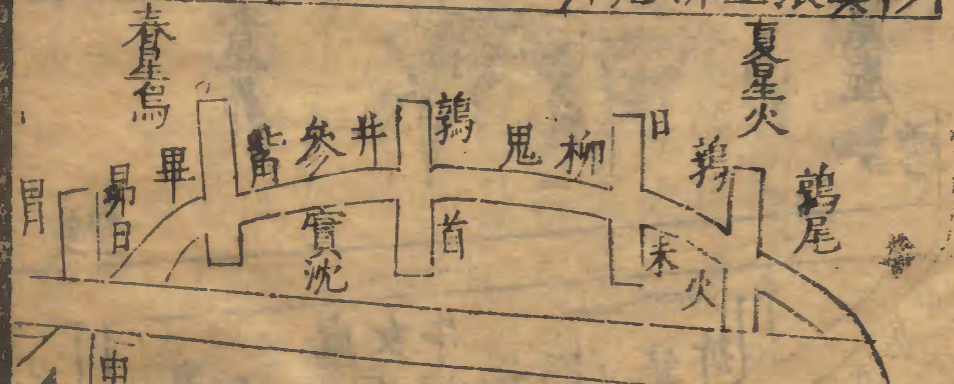
周一丈八尺二寸五分大面已惟晁崇鐵儀李淳風儀各有內外規其內規各徑八尺凡周二丈四尺尺度之廣無如晁崇李淳風之儀雖大皆須人運非自運也惟張衡一行渾儀各以漏水轉之衡爲關機瑞輪莖茨於塔下依月盈虛依曆關閉落崔子玉稱其制作侔造化一行立二木人於平地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辰則自然撞鐘每一刻則自然擊鼓皆於續中關鎖相持轉運雖同而遲速各異史臣稱其妙過前古無幾銅鉄亦虛不能自轉故曰萬機千械不足以盡之大抵渾天之設欲知日出沒之時某星始見某星當中某星已沒如斯而已矣以水運之當昏而日未沒而未昏而日沒則如之何未免節其漏水以求其齊孰若以人運之及齊而止不亦易且簡乎蓋渾儀與刻漏不同刻漏逐刻候故不可以人運渾儀雖昏旦候日中及夜中皆不候故不必以水運之不以水運則機械之巧可以已矣不然自張衡與一行之外爲渾儀者衆矣何爲不以水運也且王蕃言張衡渾天儀爲器傷大難動移一行言李淳風黃道儀法頗難述遂致寢廢然則爲茲器者非不務求簡易也蓋患乎星辰之稠穢焉耳愚

採古法作小渾天書呈名而不畫其象所以著易簡之
 理也以一分為三度象天極極三三之進徑四寸有奇以
 象四時周一尺二寸有奇以象十二月其奇以象閏故
 日舉其綱而知衆日之隨則是亦足矣舉其綱者謂其
 中星正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星皆正也於虛以天
 地之大而述之於四寸之儀天地可運之掌上矣思作
 渾天而患乎器之不能存也又為之圖圖亦豈能存哉
 當其理至於理則無時而不存矣中庸曰天
 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又曰上大
 之數無聲無臭至矣

古尺當今者尺五寸五分弱



軫翼張星柳鬼井 參觜畢昴胃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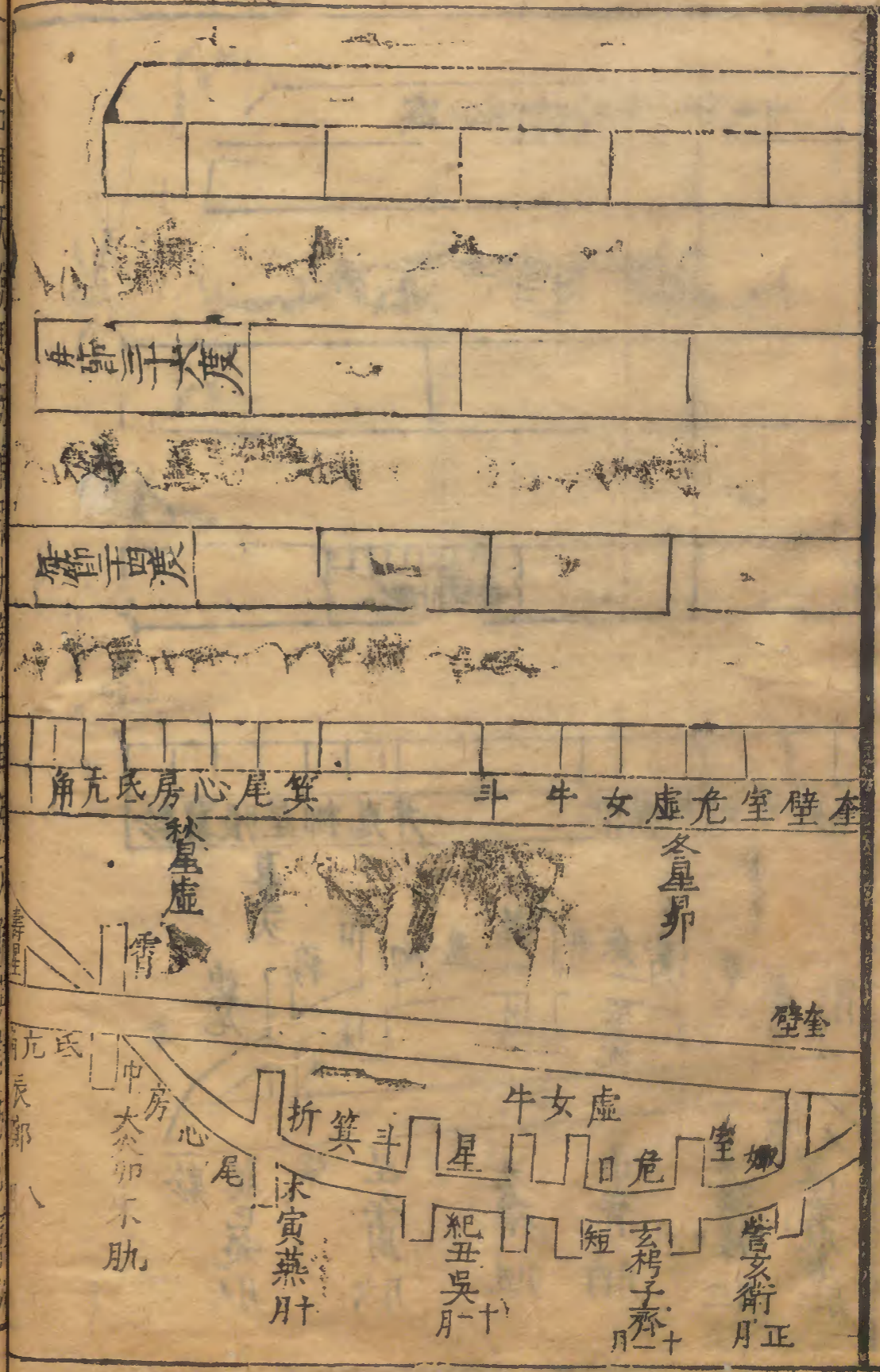


軫 翼 張 星 周 辰
 本 泰 辰
 中 晉 辰
 大 梁 酉 辰
 降 婁 辰 二

為至簡至易可以置之几案之上暇日悠然見之目擊而道存焉則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

渾象續說

宋朝太平興國中命巴人張思訓創渾儀大率依倣一行之法激水運轉加以樓板層高丈餘以藏闕柱冬月用水銀代水以防碍澁撞鐘擊鼓之外復有搖鈴執牌之報太宗詔置於文明殿題曰太平渾儀自思訓死機繩斷壞無復知其法制者至道中韓顯符皇祐中周琮及熙寧元豐新造渾儀皆不以水運以是知機械之巧可以已矣元祐初吏部尚書蘇頌舉吏部守當官韓公廉更造渾儀復以水運著新儀象法要三卷藏之太史謂水運者為渾天儀不以水運者止曰銅候儀其說以至道皇祐熙寧新舊渾儀當時翰林院天文院及太史局所用皆是銅候儀不得不為渾天儀蓋信用韓公廉矜尚機巧之事非通論也其制木閣五層司晨擊鼓搖鈴執牌出沒於閣內皆依倣張思訓之舊兩極內置直距直距夾望筒使南北低昂旋轉持正窺測七曜皆依



使望筒之法以望筒在渾儀腹中實無所用也乃出新意
是而已矣且望筒果能于渾儀中窺測七曜又何用臺
上測驗哉必今使人于其傍驗星在之次與臺上測驗
者相應以不差為準是窺測七曜常在臺上不在望筒
也由是觀之望筒當設於司天臺上不當在渾天儀腹

中明矣

或問劉智曰渾儀之制周璇衡管用考三光之分所以
揆正宿度步準盈虛者也自王蕃以來孔挺淳風一行
思訓韓公廉所造皆周旋衡管于渾天腹中窺測七曜
今日衡管在渾儀之中乃為贅物何以知其無窺測之
用乎曰窺測七曜者當在露天空曠之中其衡管之下
必通人往來窺測今淳風儀置之疑暉閣一行儀置之
武成殿思訓儀置之文明殿韓公廉儀置之集英殿皆
在禁中又作板屋覆之其儀表裏三重候管在三重之
中周旋遮蔽載以龍柱鰲雲充塞其下不通往來以是
知其無窺測之用也且衡管持正以定觀動今使隨規
東西運轉又自於雙軸之間得南北低昂其勢搖搖焉
靡所定且是動中之動也安取持正之義乎此所以知

其無窺測之用也
其於書可考者鮮焉又其為器乃至一丈八尺有奇則
非可為凡格之玩余于丁巳歲始得渾儀書于吉州守
胡公而又以未見其器為恨既來彬又得天文圖若器
於部摩詰其所作則前郡文學姚君也剔度簡按予前
書若合符契所謂可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大槩以錫為
闌以象天體竅其中轉以鉄軸以法天運徑尺有三寸
五分成數象日奇數象閏布列星緯各有躔次又有底
亦以錫為之次使日月之往來有經星辰之伏見有所反
黃赤道之次括有體雖地在天外若非其形而仰觀於天
俯察於地星緯交列上下相應無所逃遁其亦創述者
之巧歟不然以天居地外為制如吳葛衡者有矣既以
其不便觀者廢顧非驗歟或曰是則然矣奈何幹旋元
機無以窮其步占之妙此星翁曆家事矣若夫觀天文
以窺天地之全體存羲和之舊器以資博古者之觀玩
是余志也

渾象總論

前璇璣合為一器從晉唐以來悉祖王蕃李淳風一行為之說儒先星曆家皆依倣之獨建安江默疏渾象分為二器今揆之以理似為近之何也機械雖巧皆人為也一涉人為雖水運人運之不同而其轉旋不得不均停畫一守為定法若夫天象之周旋乃自然之化機也列宿次舍度數固一定不易而氣運流行莫知端倪日月五星參差不齊人止能隨其變動以窺測之效法之云耳雖盡夫人之智巧千機萬械莫能先其氣化為之

變日中星昂今已移六十五六度矣縱使新機在

虛心之璣衡以窺今日之中星恐不得不因天象之變動以遷移其衡管于一人之機械奚取哉况璣衡之設本以齊七政使人知順天時勤民事非以觀玩為也是故璣衡可以象天之旋轉而天象不由璣衡以轉旋然運轉者璣也持正者衡也璣運轉于密室于以象天體布星辰衡持正於靈臺于以察三光分宿度二者並行不悖不特衡為有用可以定昏旦之中星一定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星皆得其正日月五星其遲留順逆亦于此乎察之矣否則衡以望璣縱于璣中宿度一毫

不爽其于天象密移變動不測者何與哉可見天活物也窺測天象以敬授民時須有活法可也且器求實用雖古之術在璣中今置璣于室移術于臺使璣衡兩得其用亦無不可者故復採其說以俟精渾天儀象之君子云

渾天儀總論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成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體惟渾天者近得其情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言天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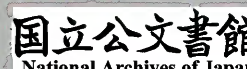
高而四隅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矣又云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隱天之居如倚蓋極在人

北是其證也所謂宣夜者惟漢郝萌記先儒所傳而云天本無質日月眾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晉虞嘉因宣夜之說於是而有安天之論虞聳亦祖宣夜之說於是而有穹天之論吳姚信又以天之體南低北高於是有昕天之論此皆好奇狗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蓋宣夜有其名而無其傳周髀有其術而無其驗惟渾天謂地居中而天周焉日在地上為晝日在地下為夜雖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而葛洪釋之曰周天之度半覆地上半遶地下故二十八宿半

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晉志載黃帝書曰天在地外
 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易之晉坤下離上以證
 日出於地明夷之離下坤上以證日入於地需之乾下
 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當有何損而謂為不可乎
 故歷代所用多用渾天宋朝韓顯符渾天法象序曰自伏羲立渾
 儀則北極高下量日影短長定南北東西觀星間廣狹
 則伏羲已有渾儀矣隋志曰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舜
 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而璇璣即渾天儀也是知渾儀者
 天造造化之準陰陽曆數之元自古聖帝明王莫不用

是以精詳天象故前漢則有洛下閎渾天儀東漢則有張衡渾天儀在吳則有王蕃渾天儀在晉則有陸績渾

天儀在宋元嘉中則有錢樂之渾天儀唐正觀則有李
 淳風渾天儀在開元則有梁令瓚黃道游儀而其中之
 最精詳者則漢之張衡唐之李淳風為可考也張衡之
 儀以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象則有內規外規有南極
 北極有黃道赤道以至於二十四氣二十八宿與夫日
 月五星之屬莫不咸在轉之以漏水告之於靈臺而星
 中出沒與天相值若合符節故崔子玉為之銘曰其數
 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范曄云其範圍兩儀天地無所
 蘊其靈陸公紀之云衡為推步七曜之道度曆象昏明



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刻漏之分占晷影之往來
求形證於事情莫密於此則張衡之渾天爲可考也淳
風之儀表裏三重曰六合儀曰三辰儀四游儀皆儀之
別也天經金渾金當璿璣者儀中之規也上列十日十
二辰三百六十五度中著日月五星列宿相距下爲元
樞主衡遊以橫筭以觀象而察器者儀之用也推驗之
法本於黃道蓋帶天之中距極南北定而不易者赤道
也視日所照以爲光道發斂不時者黃道也治曆者不
難於算平朔而難於定氣差制儀者不難於規赤道而
難於規黃道是以太宗置於凝暉而用以測候此則淳
風之渾儀爲可考也漢自張衡渾儀之外而洛下閎之
儀君子亦有取焉晉志曰漢太初洛下閎等造圓儀以
攷曆度楊子雲論渾天亦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
之景壽昌象之幾乎莫能違也此豈非洛下閎之可取
者乎唐自李淳風之後梁令瓚之黃道游儀君子亦有
取焉唐志曰令瓚以木爲游儀使黃道運行以追列舍
之變因二分之一中以立黃道以赤道定位黃道游仰月
環白道動與天合簡而易從一行是之乃秦令瓚所謂
日道月交皆自然契合於推步尤要此豈非梁令瓚之
可取者乎其他如後漢之銅儀則有以銅而爲儀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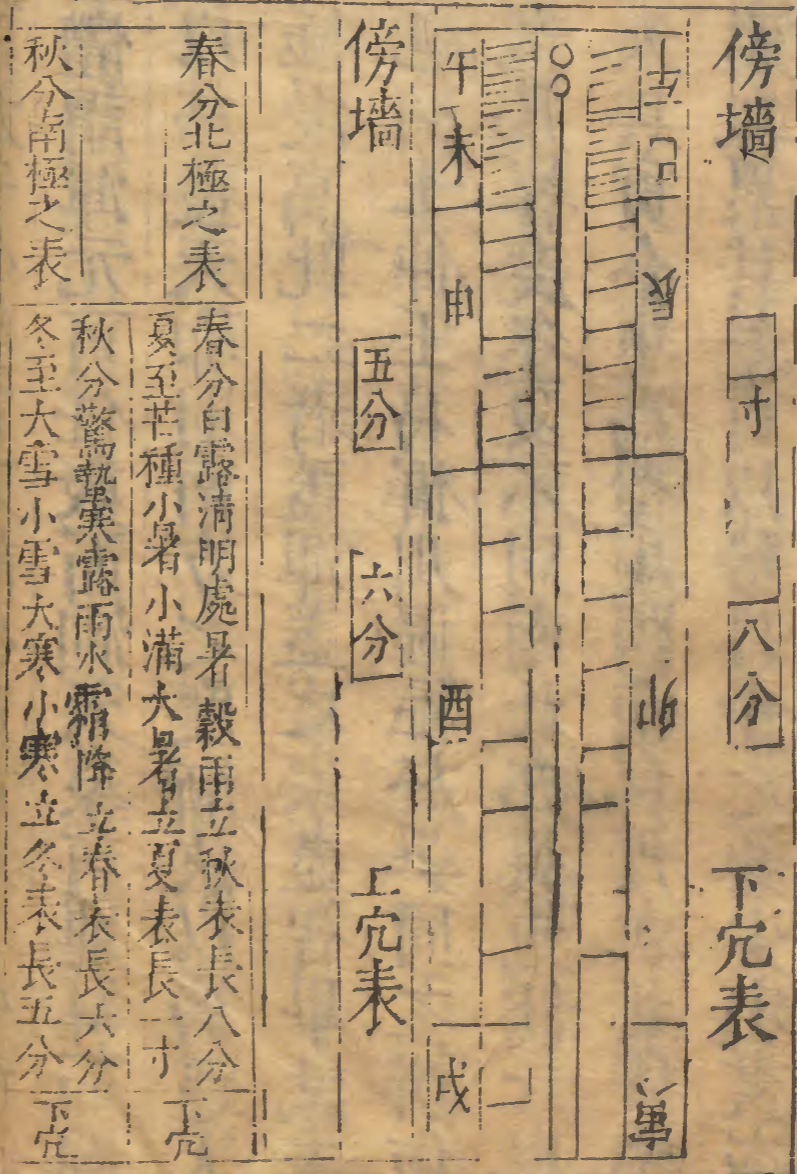
後魏之鍊儀則有以鍊而為儀者矣宋元嘉之小儀則曰小渾天李淳風之木渾則曰木渾圖唐明皇武成殿之水渾天則運以水者也張子平之候風地動儀則又用之以池地者也若夫曰赤道曰黃道此其法之不同者也曰單規曰雙規曰雙環規其制之不同者也蓋至宋朝張思訓之渾儀則作於太平興國之中其制則有地軸地輪地足之異有橫輪側輪斜輪之別晝夜長短之刻日月五星之度皆具焉而其機轉之用皆隱於樓中此又踵一行令瓚之遺象者也韓顯符之渾儀則成於大中祥符之間其制則有游規直規之別黃道赤道之分曰窺日管曰平準皆其儀之號也曰龍柱曰

皆其號之殊也此又本乎淳風一行之遺法者也嘗觀蘇頌上儀象法要於元祐中有曰古人測候天數其法有二一曰渾天儀二曰銅候儀又按吳王蕃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二者以考于天蓋密矣詳此則渾天儀銅候儀之外又有渾天象凡三器也渾天象歷代罕傳其象惟隋書志稱梁秘府有之云元嘉中所造由是言之古人候天具此三器乃能盡妙今惟一法誠恐未得精密古人言天有周髀之術以鈎股法推考天度若通此算術則天數從

可知矣唐開元中太史監南宮說等馳往安南蔡尉等
州測候日景一行以南北日影校量用勾股法算之卽
此法也雖然一行作大衍曆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其
地中以爲定數其議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
深日至之景又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爲日景於地
千里而差一寸南宮說擇河南平地度之大率五百餘
里晷差一寸而舊說謂王畿千里影差一寸妄矣原古
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
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以恭授人時欽若
所不及則君子當缺而不議也而或者各守所傳之書
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天象可運算而闕造爲
矛盾誠以爲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以爲運天耶則
北方之極漫高此二者蓋渾蓋之家盡智畢誠未有能
通其說也則王仲玉葛穉川區區於異同之辨何益人
倫之化哉凡晷度冬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一以星數
齊之遂失其實今更爲覆規圖南自丹穴北暨幽都每
極移一度輒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
短而天下之晷皆叶其數矣唐末邊罔脩曆術服其精
萃以爲不刊之數也

量天景尺圖

正 面 背 面



春分北極之表

春分白露清明處暑穀雨立秋表長八分

下穴

秋分南極之表

夏至芒種小暑小滿大暑立秋表長一寸

下穴

秋分驚蟄糝露雨水霜降立春表長六分

下穴

量天景尺式 長四尺八寸 寬一寸 厚四分 面

劃以時刻分以刻數首有二穴以定南北二極之天

表上穴深一分半下穴深一分兩傍墻刻天表寸數

以草量截安穴內對日影正中墨為表頭盡處是其

時也

皆刻以節氣用表分寸而為準驗之規

冬至日在斗二十度去極一百五十五度影一丈三尺

三寸

小寒日在女二度去極一百一十三度影一丈二尺三

寸

大寒日在虛半強去極一百一十度影一丈一尺

立春日在危十度大強去極一百六度影九尺六寸

雨水在室八度大強去極一百一度影七尺七寸五分

驚蟄日在壁八度強去極九十五度影六尺五寸

春分日在奎十四度少強去極九十一度少強影五尺

二寸

清明日在胃一度去極八十三度少強影四尺一寸五

分

穀雨日在昴二度大強去極七十七度影二尺五寸

立夏日在參四度去極六十九度影一尺六寸九分

芒種日在井二度半弱去極七十七度少弱影一尺六

寸八分

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半弱去極六十七度強影一尺

五寸

小暑日在柳三度大弱去極六十七度影一尺五寸

大暑日在星四度強去極七十度影二尺

立秋日在張一十二度少弱去極七十二度半弱影二

尺二寸五分

處暑日在翌九度半弱去極七十八度半弱影二尺三

寸少弱

白露日在軫六度大強去極八十四度少強影四尺二

寸五分

秋分日在角五度少去極九十一度半弱影五尺五寸

二分

寒露日在亢八度少弱去極九十六度大強影六尺八

寸五分

霜降日在氐十四度少強去極一百八十二度強影八

尺四寸

立冬日在尾四度半去極一百七度少強影一丈八寸

小雪日在箕一度大強去極一百八十一度弱影一丈六

四寸

大雪日在斗六度去極一百八十一度弱影一丈二尺

五寸六分

新安陳氏曰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少度外其零數有一度四分中之一分也以對周歲全日外其零日亦有一日四分中之一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九百四十分為百其二百三十五分即四分中一分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即四分日之一也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分

有奇是不及日十二度有奇積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
九分而月與日會四百九十九分是六時零三刻弱也
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實爲一月十二會得全日三百
四十八乃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之積以日法算之其
五千六百四十分該六日而得六者得六日也零者尚
有三百四十八分三百四十八日加六日一歲通三百
五十四日此一歲小歲之數也十九年閏餘通得二百
單六日須置七閏月所以每十九年或二十年必氣朔
同日者一番也然一歲只有三百五十四日而經云暮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何也此一歲大歲之數也蓋今年
立春到明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並有三百六十五日
零二十五刻卽四分日之一以二十五刻當一日舉全
數而言故曰三百六旬有六日也二氣爲一月必有三
十日零二時五刻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
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二月有六
小盡者此數朔虛之虧數也一朔無三十日全非朔虛
而何二氣必三十日添二時五刻非氣盈而何節氣之
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而不悖因此有餘不足
而置閏于其間二者參合而交相成茲其爲萬世不能
易之妙法歟

諸曆週天度數

統天	開禧	會天	授時	大統	角	九十二度	九十分	太	十三度	十二度	十二度八
統天	開禧	會天	授時	大統	亢	九十四度	九十四度七	九度太	九度太	九度太	九度五
					氏	十六度	十六度二	十六度	十六度	十六度	五度四
					房	五度六	五度六	五度太	五度太	六度二	十七度九
					心	六度	六度	六度	六度	六度	十七度九
					尾	十七度九	十七度九	十八度	十八度	十八度	十七度九
					箕	九度三	九度三	九度半	九度半	九度半	九度五
					斗	二十二度	二十二度	二十二度	二十二度	二十二度	二十三度
					牛	八度八	八度八	七度	七度	七度	九度
					女	十度九	十度九	十一度	十一度	十一度	十一度
					虛	九度二	九度二	九度	九度	九度	九度
					危	十六度一	十六度一	十六度	十六度	十六度	十五度九
					室	十五度四	十五度四	十八度	十八度	十八度	十八度三
					壁	九度八	九度八	九度太	九度太	九度太	九度三
					奎	十八度二	十八度二	十八度	十八度	十八度	十七度八
					婁	十二度七	十二度七	十二度	十二度	十二度	十二度三
					胃	十五度三	十五度三	十五度	十五度	十五度	十三度八
					昴	十一度	十一度	十一度	十一度	十一度	十一度

統天	開禧	會天	授時	大統	角	九十二度	九十分	太	十三度	十二度	十二度八
統天	開禧	會天	授時	大統	亢	九十四度	九十四度七	九度太	九度太	九度太	九度五
					氏	十六度	十六度二	十六度	十六度	十六度	五度四
					房	五度六	五度六	五度太	五度太	六度二	十七度九
					心	六度	六度	六度	六度	六度	十七度九
					尾	十七度九	十七度九	十八度	十八度	十八度	十七度九
					箕	九度三	九度三	九度半	九度半	九度半	九度五
					斗	二十二度	二十二度	二十二度	二十二度	二十二度	二十三度
					牛	八度八	八度八	七度	七度	七度	九度
					女	十度九	十度九	十一度	十一度	十一度	十一度
					虛	九度二	九度二	九度	九度	九度	九度
					危	十六度一	十六度一	十六度	十六度	十六度	十五度九
					室	十五度四	十五度四	十八度	十八度	十八度	十八度三
					壁	九度八	九度八	九度太	九度太	九度太	九度三
					奎	十八度二	十八度二	十八度	十八度	十八度	十七度八
					婁	十二度七	十二度七	十二度	十二度	十二度	十二度三
					胃	十五度三	十五度三	十五度	十五度	十五度	十三度八
					昴	十一度	十一度	十一度	十一度	十一度	十一度

畢 十六度 十六度 十六度 十六度

觜 四十分 半度 半度 五分

參 九度半 九度半 九度半 十度二分

井 二十九度 三十分 三十分 三十一度

鬼 二度三分 二度 二度 二度十分

柳 十三度三分 半 半 十三度三分

星 六度七分 六度 六度 六度三分

張 十七度八分 十七度 十七度 十七度七分

翌 二十度三分 二十度 二十度 二十度

右黃道度數自宋統天律至授時曆凡四變而損益

不同蓋可見矣然天道三十年必一小變烏有定法

如冬至日古在牽牛宋文公時在壁而我

朝國初在箕六度今冬至日日在箕四度矣古今不同

此亦可驗

黃道總覽圖

授時曆法黃道宿度之圖



周天都計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分五十分五十分
 惟子午兩宮每宮計三十度四十三分八十分其餘十
 宮每宮計三十度四十三分七十九秒歲必三百六十五
 日零三時而交春是合周天之度月必三十日零五
 時二刻而交節是合一宮之度

圖書編

卷十六

三十四

二十八宿迭見南方午位 卽中星也

正月

上旬日在女初昏胃見南方午位

中旬日在虛初昏昂見南方午位

下旬日在危初昏畢見南方午位

上半月日在室初昏紫見南方午位

下半月日在壁初昏參見南方午位

上半月日在奎初昏井見南方午位

下半月日在婁初昏鬼見南方午位

上旬日在胃初昏柳見南方午位

中旬日在昴初昏星見南方午位

下旬日在畢初昏張見南方午位

上半月日在紫初昏翼見南方午位

下半月日在參初昏軫見南方午位

上半月日在井初昏角見南方午位

下半月日在鬼初昏亢見南方午位

上旬日在柳初昏氏見南方午位

中旬日在星初昏房見南方午位

下旬日在張初昏心見南方午位

上半月日在軫初昏箕見南方午位

下半月日在角初昏斗見南方午位

上半月日在亢初昏牛見南方午位

中旬日在氏初昏女見南方午位

下旬日在房初昏虛見南方午位

上半月日在心初昏尾見南方午位

下半月日在尾初昏室見南方午位

上半月日在箕初昏壁見南方午位

下半月日在斗初昏奎見南方午位

上半月日在牛初昏婁見南方午位

木朝推步太陽纏度以定昏旦中星

冬至日日在箕五度每歲以冬至日度爲首冬至日在

箕五度日與天會其日寅時初二刻天運始于寅日行

亦始于寅按推步之法以璇璣玉衡圖天盤轉輪推步

至辰時初初刻日欲出以前九十一度則見軫宿在午

為旦中日入之際加申時正四刻以後九十一度則見
壁宿在午為昏中後八日自寅時初初刻順行十二位
已退一位過丑

小寒日日在斗十一度將斗十一度自丑時順行至卯
時正二刻日始出則見角宿在午為旦中至午時正二
刻斗宿在午井宿在子為日中順行至酉時初初刻則
見奎宿在午為昏中順行至子時初四刻斗宿在子井
宿在午為宵中

大寒日日在牛四度後四日入子女二度其夜子時初
四刻女宿在子柳宿在午諸星居垣入局順行至卯時
正二刻氏宿在午為旦中自卯時順行至午時正初刻
女宿在午為日中自午時順行至酉時初初刻胃宿在
午為昏中

立春日日在虛四度其日子時正一刻虛宿在子諸星
居垣入局而星宿在午為宵中自子至卯時正一刻房
宿在午為旦中自卯至午時正初刻虛宿在午為日中
自午至酉時正一刻虛宿在酉昴宿在午為昏中
雨水日日在危九度其夜亥時正四刻危宿順行至子
時而張宿在午為宵中自子順行至卯時正一刻尾宿
在午為旦中自卯至酉時初二刻畢宿在午為昏中後

四日入亥危十三度

驚蟄日日在室九度其夜子時而翼宿在午為宵中卯時尾宿在午為旦中西時觜宿在午為昏中

春分日日在壁五度後七日入戌圭二度其日戌時諸星居垣入局自戌時順行至子時正初刻奎宿在子角宿在午為宵中自子至卯時正二刻斗宿在午為旦中

自卯至午奎宿在午為日中自午至酉井宿在午為昏中

清明日日在奎十一度自戌時正二刻順行至子時正

初刻角宿在午為宵中順行至卯時初刻斗宿在午為旦中自卯順行至酉時正二刻井宿在午為昏中

穀雨日日婁九度後八日入酉胃四度其日在酉時諸

星居垣入局其夜子時正初刻胃宿在子氏宿在午為

宵中卯時女宿在午為旦中西時柳宿在午為昏中

立夏日日在胃十一度午時胃中卯時女中子時氏中

酉時柳中

小滿日日在昴十度後九日入申畢七度子時心中午

時畢中卯時危中西時張中

芒種日日在畢十三度 中星同前

夏至日日在井二度後八日入未井九度其日未時自

井宿順時至酉時角宿在午為昏中子時斗中卯時奎宿在午為旦中午時井中西時軫中

小暑日日在井十七度子時斗中午時井中卯時奎中西時角中

大暑日日在鬼一度後七日入午柳四度五時正初刻柳宿在午為日中西時氏中子時女中卯時胃中

立秋日日在柳十三度中星同前但度數不同處暑日日在張七度後九日入巳張十五度午時張宿

在午為日中子時危中卯時畢中西時心中

白露日日在翼五度其日午時翼中子時室中卯時胃中

秋分日日在軫一度後十二日入辰軫十度其日午時正初刻軫宿在午為日午酉時箕中子時壁中卯時參

中
寒露日日在軫十五度子時奎中卯時井中西時斗中

霜降日日在角十一度後十三日入卯氐二度其日午時正初刻氏宿在午為旦中西時女中子時胃中卯時柳

中
立冬日日在氏五度子時胃中卯時柳中午時氏中西時女中

小雪日日在房四度午時房中子時昴中卯時星中西
 時虛中後十一日入寅尾四度卯時翼宿在午為旦中
 午時尾中子時觜中西時室宿在午為昏中
 大雪日日在尾八度中星同前

夫大陽曆宿以二十八宿為經日月五星為緯上古聖
 人制立幾衡法天地自然之運夜考中星晝驗日晷以
 察經星之所在測推日月五星之經度而推步之法則
 以日度為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將大陽
 所至之度按節逐氣逐時逐刻隨其運轉而步測之自

不妄也

圖書編卷之二十七

圖書編卷之二十六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西漢曆法

漢武帝元封元年大中大夫公孫卿等逐太史令司馬
 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下御史御史大夫寬與博士
 賜等議皆言古帝王創業改制前後不相復所以明受
 命于天也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以二代在前可推
 明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惟陛下發盛德考宣天地四
 時之極則順陰陽定明制為萬世法詔卿遂遷與侍郎
 尊大典星射姓等議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算者造

密度乃選治曆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閎與焉乃分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畢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月行弦望乃以曆大初四千六百一十有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大歲在初得本星度於是都分天部闕運算其法以律爲宗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長九寸八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之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者法也物莫不取法焉蓋以律轉曆也與鄧平所治同於是觀察星度日月之行以推算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籍半日名陽曆先朔月籍生不籍陰歷朔而後月生而以陽曆朝諸侯王郡臣便議上上使校律曆官淳于陵渠覆校之陵渠言大初曆晦朔弦望最密而冬至之夕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詔鄧平所造八十一分曆罷廢尤疎遠者十七家遂下詔以元封七年爲大初元年其後元鳳三年大史丞張壽王言更曆非是詔使者鮮于妄人治曆大丞相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于上林清臺課諸曆疎密十一家

盡六年而壽王課最疎遠大初曆第一卽墨徐萬且長
安徐禹治大初曆亦第一蓋自大初起曆盡元鳳六年
三十有六歲而是非定至孝成之世劉向總六曆列是
非作五紀論子劉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之以說
春秋步法密要

東漢曆法

東漢志曰天之動也一晝夜而運過一週星從天而西
日違天而東日所行與天運周在天成度在歷成日居
以列宿終以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
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二謂之弦相
與爲衝分天之中謂望以速及舒光盡體復謂之晦晦

朔合離斗建辰移謂之一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
之間則有春有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
乃極是爲冬至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
極是爲夏至長短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
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
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
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
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
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變化萬殊羸胸無方莫不

結繫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管于外璇衡追日以察發
斂光道生焉孔壺為漏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
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
會望衝鄰于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
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
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
與日競競又先日速遲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
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
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頤
素隱鈎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情者也夫然後
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

晉曆

晉杜預作春秋長曆有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
其舍皆以其象動者也新故相涉固不容無毫末之差
積久而差遂失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亦其理也
易於革繫之曰君子以治曆明時革之言更也言當隨
時更革順天以求合而不當為合以驗天

唐曆法

開元中詔僧一行作新曆蓋自大初至麟德凡二十有
三家矣而一行所為曆其倚數立法皆本易大衍而立

術以應之蓋以易轉曆也盡七年較經史所書氣朔日
行宿度可考者皆合而曆成其本議曰易大傳稱天一
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始
于一地數始于二故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
數終於十故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
六故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
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于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
之心也自五以降爲五行之生數自六以往爲五材之
成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位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
極以一六爲爻位之統爻始於初五十爲大衍之母中
十衍子成數乘生數其算六六爲天中之積生數乘成
數其算亦六百爲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
則四象周六爻也以二十四約之則大極包四十九用
也綜成數約中積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
爲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則復得二中之合也著數之
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
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此大衍之所以爲天
地之樞如環無端而爲律歷之大紀也夫易象微于三
四而章于七八卦有二微策有四象故二微之合在始
中之際焉著一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在中終

之際焉中極居五六之間由闔闢之交而在章微之際
則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揲之以四爲爻率
三百以十位乘之而二章之積三千以五材乘八象爲
二微之積四十兼章微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以三極
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法而齊于伐軌
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有四是謂刻法而齊
于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
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當七精返初之會也易始于
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大陽之

象三變皆柔大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
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

壯有究兼三才而兩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有九之
象而大業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紀以三而變於七象
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變于八人在天地之中閱盈虛
之變則閏餘之劫而虛朔之所虛也以終合通大衍之
母虧其地十凡九百四十爲通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
十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弦而斗分復初之朔也夫
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虛十地于中極之際虧十而從天
所以遠疑陽之戰也乾盈九隱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
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周

歲之閏分與一章之弦一節之月皆合千九百四十蓋
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十
六而節法生一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數
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及于朔此
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凡三十二
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小終於是與卦運大終二百八
十五之數合則參伍二終之合也策以紀日象以紀月
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為日度之準乾坤之用四十九象
為月弦之檢日之一度不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
故策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三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
萬七千二百一十四則十有二中所盈也
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
升降之應發斂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
行朏朧之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積算曰演法紀
日法曰通法月
氣曰中朔朔實曰揲法歲分曰策實周天曰乾實餘分
曰虛分氣策曰三元一元之策則天一應行也月策回
象一象之策則朔弦望相距也五行用事曰發斂候策
曰天中卦策曰地中卦曰貞悔旬周曰夕數小分母
曰象
統曰行曰躔其差曰盈縮積盈縮曰先後月行曰離
其逶迤馴屈行不中道進退遲速不率其常過中則為
速不及中則為遲積遲謂之屈積速謂之伸徒以土圭
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伍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為

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一謂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中焉在今潁川陽城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以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景居表南於交州景在表南三寸於林邑九寸一分交州距洛水陸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然以表考其徑當五千里也今所測交州夏至在表南長三寸三分與元嘉所測略同而使者還言于交望極纜高二十餘度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有列星燦然明大者甚衆古所未識乃渾天家以爲常不見者也蓋晉所至爲見如此大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樹八尺之表以引度之自滑臺白馬縣夏至之日景尺有五寸七分自滑臺表南行百九十八里二百七十九步得浚儀岳臺晷尺有五寸微強自浚儀又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許州扶溝晷尺四寸四分自扶溝又南百六十里至上蔡武津晷尺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晷差二寸餘則舊說日千里而差一寸者妄矣今以勾股法校陽城中晷夏至尺四寸七分八厘冬至丈二尺七寸一分半定春秋分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斜視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自滑臺浚儀扶溝諸表視之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

十步而北極差一度極之遠近既異則黃道畧景固隨之而變矣又以圖經校安南日在天頂北二度四分極高二十度四分冬至畧七尺九寸四分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定春秋分二尺九寸三分差陽城十四度三分其徑則五千二十三里矣又南一至於林邑北至於鐵勒之地各差十七度四分則在鐵勒五月日在天頂南二十七度四分極高二十二度周圍百有四度常見不隱北至畧四尺一寸三分南至畧二丈九尺二寸六分定春秋分畧五尺八寸七分其沒地纔十五餘度夕沒亥西晨出丑東校其里數已在回紇之北而骨利幹極南之地猶在其南矣則知常侍王番本鄭傳萬五千里爲勾股斜射法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徑五萬里者所謂以蠡測海者也不知目視不能及遠遠則微差其差不已遂與術錯譬游于大湖之中廣袤不盈百里已見日月朝夕出入於湖中及浮大海不知幾千萬里猶見日月朝夕固出入其中也令于朝夕之際俱設重差而望之必將大小同術無以分矣橫既如此縱亦宜然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于辰次之周徑其所重曆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也而或者各信所傳以術天體

謂渾天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籌是述無稽之法
于視聽之所不及君子所當闕而不議者也誠以爲蓋
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窄果以爲渾天耶則北方之極寢
高此又渾蓋家盡智畢說而未有能通其說者也則王
仲任葛稚川之徒區區於異同之辨亦何益于人倫之
數哉今爲覆矩圖南自丹穴北冀幽都每極移一度輒
累其差于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止則天
之畧皆協其數矣

唐志曰一行曆專用大衍之策其要在于候天地之時
以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
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
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
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
者其始未嘗不精密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
合則累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
唐自大初至麟德曆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
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

宋曆

宋志曰曆者歲之積歲者月之積月者日之積日者分
之積又推餘分置閏以定四時非博學妙思弗能考也

夫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未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則差差則敝而不可用曆之所以數改造也物銖銖而較之至石必差况于無形之數哉

元朝曆法

元承用金曆歲久寢疏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楊恭愨郭守敬領其事恂等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願得通天道精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曆宜精於是命衡領大史院而是時守敬于曆象特精諸曆事受成焉當是時守敬言司天莫大於測景古今曆以唐一行所造

大衍爲解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所歷地最廣也今國家一統疆宇比唐尤廣象宜遣使者

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於儀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於汴京所造與大都天規環不協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欹側難遵用請別創儀表相比覈宜可精於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用二線測餘分纖微可考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于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觀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作新儀東西運

轉南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極度分燦然作立
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爲測驗其致一也作證理
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
闕幾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
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畧定時儀諸皆創以意
爲之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
諸儀互參驗而彌精其仰儀銘曰不可體形莫天大也
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爲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絜
釜兌也鑿環爲沼準以概也辨方正倍曰子卦也衡縮
度中平斛再也斛起南極平金斲也小太必周入地畫
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大也北九十一
赤道斷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與坤內也以
負縮竿本午對也首璇璣板竅納芥也上下懸直與斲
會也視日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
僉驗進退也薄蝕起自鑿生殺也以避赫儀奪日害也
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五林邑界也黃道夏高人
所載也夏永冬短猶少差也深五十奇鐵勒塞黃道浸
平冬晝晦也夏則下沒永短最也安渾宣夜昕穹蓋也
六天之象言殊話也一儀一揆孰善悖也以指爲告無
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古今

巧曆不億輩也非讓不爲思不達也將窮神巧造化愛也其有俊明昭聖代也泰山礪平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訶禁謹勿壞也於是設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至高 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正儀坐正儀令行四方測景者用之仰察躔離近取晷景微入刻抄遠周寰海徧參曆法酌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衡守敬具疏言天體難測古曆家于天往往各有測悟而未備精察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得數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之差自大都校北極出地高下之度四時晝夜刻之長短參古制立新法非測悟一本其故常考正者七事創法者五端非敢謂能然方之前代全踵故曆增損傳會爲法者較然易知誠得每歲測驗脩改積三十年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驗氣法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陽消息之際爲之法而始于候景候景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其氣至之始而已知作能述前法略備而植表已短尺寸之下所爲分抄太少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而晷景虛淡難得其實人于虛景之半或設望筒或置小表或以木爲規皆取表端日光下徹圭面然皆其浮

陽之數非足準也今以銅為表高三丈六尺端挾以二
龍舉橫梁一由表端下至圭面為四十尺于古八尺之
表一寸引伸之為五即毫釐易分而別創景符取實其
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十大衍之數也道
居一而不用其餘四十有九所用也故著之為數兩之
以象兩參之以象三而之以象四歸奇象閏十九孟康曰歲
有閏分七分滿十九及所據加之因以再扞兩之
閏也師古曰奇音居宜劉放曰兩之得九十八三之得二百九十四四之得一
千一百七十六象閏所一據加之為一千一百九十六
兩之為二千是為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
數也而三辰之會交是以能生吉凶易曰天一地二天
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終九地終十
并數終為四十有九易窮則變為閏法參天九兩地十
為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為朔望之會以會
數乘之周于朔旦冬至為會月孟康曰會月十七章之
復歲黃鍾初九之數也經于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
以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分至者中也
節不必在其月而中必在其正數之月故聖王重閏也
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得冬至是為章月四分月法以
其一乘章月是為中法參閏法為周至以乘月法以減
中法而約之則六扞之餘為一月之閏月其餘七分此

中月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爲閏言陰陽雖交不得中

則不生故日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爲元歲元歲之

閏陰陽災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

陰九

孟康曰易傳歲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也初入元百六所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爲閏易

又有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十四六乘八之政也六八四十八合爲四百八十歲次四百八十

陽九

如淳曰六八四十八爲四百八十歲有九年旱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

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

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

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

非禮也對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日南至極於牽牛

之初斗端之綱連貫管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

日月故曰星紀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

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

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三統合於一元而三

代各據一統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

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

萌色赤地統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

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藁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

青天施復于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

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
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序亦如之三
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易曰參伍以
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
之象大極運三辰五星于上元運轉三統五行于下而
皇極建三德五事于中故三辰之合于三統也日合於
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于五行也水
合于辰星火合于熒惑金合于大白木合于歲星土合
于鎮星故曆三辰五星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
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一五勝相
乘以生小周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行
成故九六之變登降于六體三微而成象二象十八變
而成卦四營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
也參之得乾之策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兩之得
坤之策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百陰陽
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
成引而伸之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再之又十
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爲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
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
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

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于大極上元九
章歲而六之爲法大極上元爲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
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郭守敬敘曆法沿革

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
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
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
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悟月行有遲速及魏黃初間

始以日食課其疎密及魏楊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衝
虧術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

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
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影驗氣又六十五年祖
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
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
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張胄玄造大業曆始立五
星入氣加減法及月應食不食術劉焯造皇極曆始悟
日行有盈縮及立推黃道月道術又三十五年傅仁均
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制又四十六年李淳風
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

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
有四大三小定九服軌漏交食之異及創立歲星差合
術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
差又七十二年邊圜崇玄曆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黃
道月道又六十三年王朴欽天曆始變五星法遲留逆
行舒亟有漸又九十八年李宗造明天曆始悟日法積
年自然之數又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
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
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元朝專命郭守敬
等改治新曆守敬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實數所考
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
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
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
夜半後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
三刻巳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庚辰冬至
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
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大明曆以來凡測影驗氣
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
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
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

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
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旣推求日躔得冬至躔赤道
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日測到大陽躔度或
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
自丁丑正月至巳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
事皆躔於箕與日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
憑每日測到逐時大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
遲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
真的外有二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
加大明曆二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
來憑每日測到大陰去極度數北疑黃道去極度得日
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
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曆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
自漢大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度
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實測其數今新
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
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
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其刻與大都
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
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

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
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
刻永為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
氣立為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
度比古為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
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為一限凡析為三百三十六限
依塚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逐時不同蓋
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
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
與天道相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
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勾股為法求
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
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
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
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

國朝曆

洪武初召集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占
天象三年立欽天監設官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
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刻漏曰大統曆曰回回曆
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靈臺郎辨日月

星辰之纏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于監正丞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脩改以合天道今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時敬正也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又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爲曆者天下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數承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事者端有在于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爲後愈差舛

嘉靖初光祿少卿管監事華湘言自昔聖王承天行極必以治曆明時爲先乾坤奠位之後四時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代謝爲歲虧盈互易爲月晝夜環轉爲日經緯錯列爲星辰步算周密爲曆數天子燮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從治也時苟不明將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乖其期則無以該洽生靈而世亂矣曆之

由來黃帝訖秦末凡六改漢高祖訖漢末凡五改由魏文帝訖隋末凡十三改由唐高祖訖周末凡十六改由宋太祖訖宋末凡十八改由金熙宗而訖元末凡三改一曆之改廣集衆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永久不變然歷代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脩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夫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而縮天日之差于中星驗之焉堯之冬至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宿則日行北陸躔於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三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東陸躔於析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末四千歲而差五十度矣再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故洪武中博士元統上言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年遠數盈漸差于度以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古差三度餘矣年逾久

而數愈盈然則治曆者豈可不隨時脩改以求合于天哉夫不隨時脩改求合於天則曆必差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多與欽天監推算不合臣伏揆古今善治曆者三家漢大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景為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曆而不登臺測景竊以為皆空言臆見非事實已伏望 許臣暫住 朝叅督同中官正周濂及遴選疇人子弟暗曉本業者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

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紫微用李羅猴計都之度神元辛巳所測差次錄聞昔漢固作漢志言治曆

可不擇者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算之士臣等無一蚤夜皇皇罔知所措伏乞 勅禮部延訪有能知曆理如楊雄精曆數如邵數智巧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徵赴 京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之制

總歷代曆考

古曆有六家黃帝顓帝夏殷周魯是也秦用顓帝曆漢初因之或云用殷曆故通鑑編年朔日兩存之也自武帝更造太初曆前曆與天不合迄東漢之末歷凡四改成帝三統曆平帝四分曆因太初三統疎闕靈帝乾象曆晉書志言四分計分大祖

而改作此曆乃劉洪蔡邕共為之八代多仍此法自魏至隋曆凡十三改魏文

帝有黃初曆韓翊以乾象減斗分大過明帝有景初曆而更造此校議未定帝崩

楊鋒劉智造即景初舊法也以五景疎晉武帝有正曆闕故元帝渡江更以乾象法推五

星王朔之造元是後秦姚秦姚興當晉武與時羗岌亦從三統曆

帝太元九年羗岌造三記甲子元曆專援劉宋元嘉中欽三統

何承天造甲子元曆迄宋末相仍用梁武帝改行宋祖冲之甲

子元曆其子祖暅奏請行之以何承天曆絕差設也陳氏因之北齊文宣高氏用

宋景業天寶曆妄引元命包言齊受曆之期董鄭元倬峻鄭元倬非之乃上甲寅元曆

董峻又上甲寅元曆時又有劉李孫張孟賓同知曆事孟賓受業於張子信與宋景業

宇文周武帝時甄鸞造天和曆論未定西魏入關行李興業正光曆周大象初馬

士顯又上丙寅元曆迄于隋開皇四隋開皇行張賓曆張賓盛稱高祖非人臣相自陳代謝之證帝乃下詔頒

行寶曆曆本之何承天而劉孝孫劉焯改其失寶方有寵孝孫焯

議竟不行十七年後用張胄元曆胄元因言曰景長之

秀才等相駁難會顏敏上書言太初曆八歲之事帝欲視其事下詔褒美頒行胄元曆

先是劉焯使胄元進乃更名劉孝孫曆法曰十曜曆主之胄元唐之遂罷焯又增脩其書曰皇極曆駁正胄元

之短袁充左右胄元共徘徊前曆更不行焯皇極曆法見隋志唐曆凡八改高祖戊寅

元曆道士傳仁高祖麟德甲子元曆李淳元宗開元大均所造

衍曆僧一行造以前曆日蝕肅宗至德曆韓穎益代宗不驗此下皆因其法

寶應五記曆以前曆不與天合鄭德宗建中正元曆徐

嗣等造因前曆氣朔稽後也又雜麟德大衍術憲宗元和觀象曆穆長慶宣明曆以前曆測驗不合昭宗景福崇元曆五代初

用唐曆拜閏國曆凡有八家晉高帝調元曆馬重鎮因曆上薦符

天小曆不復推古上元起唐天寶十四年乙未為主周元以正月雨水為氣首行之五年輒差復用崇元曆

有明元曆王處訥私謨又有萬分曆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

唐有齊政周世宗有欽天曆王朴宋朝一祖十宗曆凡

十一改太祖造應天曆後置閏差乃太宗乾元曆王素

以朔望曆家造朱昂為之真宗儀天曆序後以星曜有差仁宗崇天曆曆

造晏殊序並見會要英宗改為明天曆以日蝕神宗改為奉元曆因

高宗改為紀天曆因冬徽宗改為紀元曆以時氣又

改淳熙曆曾子固嘗云王處訥見王朴造欽天曆謂之

王處訥正之於是有應天曆久之又差苗守信等承詔

論定於是嘉元曆淳化至道間王濬鄭安之徒校其疎

密曰官韓顯符晦定渾儀之器楊天之高也日月星辰

之遠也寒燠雨暘氣數之不齊章部紀元餘分之所積

以千百年計之有可運之掌上及其久也有非智巧之

所能計者此曆久則必差勢所必至也治曆明時之君

子因其差之未遠革而正之無難也其或盡更前人之

法而更復疎遠其或增損前人之舊而更加詆毀則非

矣自昔黃帝以來曆凡五十餘家皆由氣朔纏度或先

圖書紀 卷十一 三十四

天或後天微有不應曆象則曆法從而變也夫黃帝始
 調曆顓帝為曆宗至漢則不能無疎密漢人課之詳矣
 由漢以來太初歷法為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
 而復有疎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乾象則甚密也乾
 象之曆為推步之師表韓翊楊偉成遵其舊法而不及
 深妙翊又復據其術而背其言唐自開元大衍之曆行
 算數備悉其後雖屢有變更皆不外于一行之數改曆
 者又從而指其疎謬不特此也北齊文宣悅宋景業識
 緯之佞而改行天寶曆隋高祖喜張賓陳代謝之證而
 改行開皇曆上之人所以改曆者悅喜且誤耳不為敬天
 愛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精輒為劉暉所抑劉焯推
 占至詳常不為張胄元所容下之人所以造曆者冒寵
 嗜利初不揆其法之是非也操是心以往其何以議曆
 為哉是以知天道遠曆法推測不能每事中程其曰日
 食不効更考日度可也其曰斗分有差更定密率可也
 其曰五星疎遠更驗星可也其或一事不中程乃盡更
 前人之法大抵因其實而實其名異其所入之門而同
 其所歸之極如宋何承天曆法齊用之則為齊曆隋張
 賓用之則為隋曆也如劉孝孫曆法劉焯更名七曜曆
 其後又更為皇極曆也一法而異用一曆而數名大抵

然也然則自古迄今五十餘曆其立法之異者太初曆本於律大衍曆本於易是也其餘皆襲舊法而增損焉耳

諸曆總論

太初曆為張壽王所詆清臺課疎密而是非乃定徐禹

治太初第一壽王下吏太衍曆為瞿雲撰南宮說所非

靈臺校薄而當否始決

太衍曆頒行說等伏罪侍御史李麟之等校之也

東漢

曆元為馮晃馮光所駁熹平校議得失遂分

詔從蔡邕議邕等議

光晃此曆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太初曆是非

經定而朱子以為最天四八議式既備創共以為與天

之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深妙而韓翊指其失此曆行既

久而迺相詆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暅之非何承天

劉孝孫劉焯之駁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譏傅仁均迺

迺相非無窮已也要之兩漢之曆太初乾象其最也隋

唐之曆皇極太衍其冠也雖更相是非而是非自有定

論矣然則太初乾象皇極太衍之曆果能窮盡千萬年

之數未及百年咸悉更變何哉杜預之言曰天行不息

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

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不得無毫毛之差曆差始於毫

毛積而弦望晦朔不得不改憲從之書欽天象易治曆
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唐志曰四
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
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為謀
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
嘗不精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所當然不合則屢變
其法以求之自堯迄于唐此曆所以未嘗同也杜預唐
志言異世而一事也是知立推步之法者求之于萬年
之上以符上元自謂無毫釐之差行之未十百年而乖
違已見蓋數往者無所辨而推來者有所證也一行是
非諸歷之得其論甚備而唐志亦稱其立法之密一行
之言乃曰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
於潛遯之中則聖人且猶不質非籌策所能及矣

三

三

六十四

太玄擬卦日星節候圖

首擬卦節配
名橫看日月

- ①
- ②
- ③
- ④
- ⑤
- ⑥
- ⑦
- ⑧
- ⑨

中孚 冬至至月中
牛一始始時 夜 晝二日 夜 晝二日 夜 晝三日 夜 晝四日 夜 晝
牛二度 牛三度 牛四度 牛五度

周復 夜 晝六日 夜 晝七日 夜 晝八日 夜 晝九日 夜 晝
牛六度 牛七度 牛八度 牛一度

贖屯 晝十日 夜 晝十一日 夜 晝十二日 夜 晝十三日 夜 晝十四日
女二 女三 女四 女五 女六

閑屯 夜 晝十五日 夜 晝十六日 夜 晝十七日 夜 晝十八日 夜 晝十九日 夜 晝二十日
女七 女八小寒
女八 女九 女十

少謙 晝十九日 夜 晝二十日 夜 晝二十一日 夜 晝二十二日 夜 晝二十三日 夜 晝二十四日
女十一 女十二 鵲結巢 虛二

庚睽 夜 晝二十四日 夜 晝二十五日 夜 晝二十六日 夜 晝二十七日 夜 晝二十八日 夜 晝二十九日
虛四 虛五 虛六 虛七

上升 晝三十日 夜 晝三十一日 夜 晝三十二日 夜 晝三十三日 夜 晝三十四日 夜 晝三十五日
虛八 虛九 虛十 太寒土月終
危二 危一

千升 夜 晝三十三日 夜 晝三十四日 夜 晝三十五日 夜 晝三十六日 夜 晝三十七日 夜 晝三十八日 夜 晝三十九日
危三 危四 危五 危六 危七 危八 危九

圖書編

卷廿七

二十九

各有分域矣不可相錯也故一而三之自三而九又三之為二十七終於八十二而玄之首畢矣八十一家又離為三以極三玄之數方州部各三之為九又三之為二十七家此一玄之數也以次比之不可相易贊辭自一至九配麗五行而日星節換分布其間皆有成數恐其書特易中之一事與易經不盡相涉也世之治曆者守成法而已非知曆也自漢迄今曆法之更不知其幾人未有不知曆理而能創法也求玄於曆法理之內亦恐未足以盡玄之妙

曆象申餘太玄擬卦日星節候卦氣總論

連山六十四卦坎離震兌分御四仲以主二十四氣其周流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成一歲之功紀以章會統元而歷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以成一元之易者六十卦之用也蓋閏有大小之餘月有大小之盡日一日躔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以月之疾及日之舒是以二十九日五十刻有奇而會朔故一歲之日三百五十有四而餘一十一日四分度之一積其餘而置閏故五歲再閏一十九年為一章而閏分盡又積五百一十三年為一會而日月交會之數盡自天統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積一千五百三十九年為地統

而十一月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盡又積一千五百三
十年爲人統而十一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積一
千五百三十九年合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復得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爲天統而六甲盡是謂一元
之數易之用也實統於斯故自天統起算一爻主十二
年九月二十七日一卦主七十六年十一月一十二日
二十卦主一千五百三十九年爲一統六十卦主四千
六百一十七年爲一元而易之蘊盡矣故一元之易
爲甲子七十有七而歲少三焉又積二十元得九萬二
千三百四十歲爲一紀元而六甲之歲亦盡矣元之所
以爲元虛之所以爲虛不能外乎是也特易以一爻
一度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六十卦三
百六十爻配之猶餘五日四分度之一以一日爲八十
分五日四分度之一爲四百二十分均之六十卦率一
卦得七分而六日得七分之說不可以不知也元以一
贊準晝一贊準夜故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
兩之得七百三十有一爲一元之贊數以三贊爲一表
三表爲一家三家爲一部三部爲一州而州管九家二
十七章爲一會得日月交會之數三州爲一方而方管
二十七家八十一章爲一統而得朔分盡之數三方爲

一元管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章而得六甲盡之數與
易之數如合契矣然元一家九贊積八十一家七百二
十九贊爾故有躋贏之二贊以其家外有二贊而均其
數于一元之間故每贊主六年三月二十有六日一家
主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一部主一百七十年八月
一十二日一州主五百一十二年一月六日一方主一
千五百三十六年三月一十八日八十一家主四千六
百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加躋贊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又
加贏贊一年九月一十日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之數
無遺策矣虛存五十二圖圖有七變元餘無變而齊無
位五十二圖計三百六十四變加元餘之二數亦當開
天之度矣故一變主一十二年七月二十日一圖主八
十八年五月二十日五十二圖主四千六百年六月二
十日加元之數一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又加餘之數三
年九月二十日通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爲一虛與元之
年亦契合矣是知聖賢之作以明天道豈苟然哉

六十四卦氣候圖

冬至日在坎
 春分日在震
 夏至日在離
 秋分日在兌
 四正之卦每
 爻主一氣也

侯 大去節	氣 白露降	節 否初六
御 大去節	自露降	否六二
公 大去節	寒蟬鳴	否六三
辟 大去節	蟄蟲始振	否九四
侯 大去節	天地始肅	否九五
大 大去節	鷹祭司	否上九
公 大去節	鴻雁來	觀初六
辟 大去節	玄鳥歸	觀六二
侯 大去節	蟄蟲始振	觀六三
大 大去節	雷始收聲	觀六四
公 大去節	蟄蟲始振	觀九五
辟 大去節	水始涸	觀上九
侯 大去節	蟄蟲咸俯	剝初六
大 大去節	蟄蟲咸俯	剝六二
公 大去節	蟄蟲咸俯	剝六三
辟 大去節	蟄蟲咸俯	剝六四
侯 大去節	蟄蟲咸俯	剝上九

以自神學者不察遂爲成說亦可悲夫彼其意蓋見夫子於大衍有謂當期之日於後有謂七日來復故以爲說耳此甚不可也夫子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據此乃言揲著之法乾老陽三少之餘得四九三十六策一爻三十六策六爻則三百六十一策坤老陰三多之餘得四六二十四策一爻二十四策六爻則百四十四策合乾坤六爻之策數則爲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是特聖人言乾坤二卦爻之策數如此何嘗爲六十四卦之爻論乎何嘗以一爻配一日乎聖人言乾坤二卦之策數易緯乃以六十四卦之爻數配之何耶豈非以二篇之策數而萬一千五百二十不可以相配故捨聖人所言之策數而求聖人不言之爻數也三百八十四爻已踰一期之數矣不相當也於是又以坎離震兌各主一方爲方伯以此四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損四卦主四方又不足於期數也於是又有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爲二十分每卦得六日七分然後足其數吁其亦迂曲僻怪牽強配合甚矣經曰七日來復言復卦自姤初六至此七變而成爻於臨曰消至於八月有凶言一陽方長終爲二陰所臨也或言日或言月以陰陽言之耳來

復者陽也爲陽言故云日消臨者陰也爲陰言故云月
此乃告人以陰陽消息之義何嘗卦氣七日乃當復乎
借曰卦氣以七日當陽何得又云六日七分乎又云坎
離震兌不與當日之數何自知之也蓋不過求以足當
期之數不得不強說也使一暮之數三百八十有四日
則必不省四卦當四方矣不知夫子謂當期之日無他
特以乾坤策數大率與期數合亦如分而爲二以象兩
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之意矣期三百六十
有六日聖人但以三百六十當之者舉其大率相當耳
若果以一策配一日則其數不足也且下云二百之策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只以萬數當之足其
餘又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以能當其數耶爲數氣之說
者能強相配合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足萬物之數
然後可以當期之日配卦也不可強於彼而復強於此
妄說可知也子雲儒之勤而陋者也凡易之精義與旨
皆所不見而徒模效形象本易緯卦氣之陋說而作太
極卦氣始於中孚終於頤太元亦始於中終於養吾不
知卦氣必始於中孚者何而子雲乃法之巧中孚卦四
陽二陰四陽處乎上下二陰處乎內說者皆曰中孚之
象如鳥卵然二陰居中有孚故曰中孚此不知易者之

誤說也據中孚信及豚魚聖人曰柔在內而剛得中二陰謂之在內則可謂之剛得中則非觀三與四陰爻皆無誠信可言何孚之有不知聖人名卦曰中孚者謂居中者孚不中者不孚也二五剛中故五曰有孚學如二則有鶴鳴子和之德主卦之美全在九二以有成於幽隱之間也聖人名中孚之義如此今乃以冬至節氣當之何義此已不可其他以某卦配某節俱非禮也太元法之乃云信無不在中果易旨乎使子雲而深於易必不作太元溺星曆而遠於道也學者睹於易道而不究始爲卦氣之誤說反以爲易與太元非常期數何以配之皆合夫一期之數不過三百六十日有奇必強配之何患不合古之樂律不過十二京房則衍爲二十已可怪矣至梁沈重又因房之六十律從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有名有阿衡歸仁俾義九有之異何理也哉苟欲配之誰能彊其不可故夫太元以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當期數亦無異於此者矣其以少配謙以 羨配臨以斂配小畜以支配渙之數殊非理又何異以阿衡歸仁之類此黃鐘太簇也嗚呼子雲知悔於作賦而不知悔於草玄何察於小而昧于大歟

圖書

卷十一

四十一

月吳星 一百辰 二千六萬 乾 唐堯始星之癸二百八十辰二千二百五十七

月牛星 二百辰 二千五百 姤 夏殷周秦兩漢兩晉十六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

月未星 二百辰 二千八百 遁 閏

月虎星 二百辰 三千九萬 否 閏

月甲星 三百辰 六千一萬 觀 閏

月戌星 三百辰 三千九萬 剝 閏 星之戌三 百二十五

月奎星 三百辰 四萬一萬 坤 閏

邵伯溫曰視之於一而散之 為元元之數一月為會

會之數十二星為運運之數三百六十辰為世世之數

四千三百二十則是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

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則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為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中

猶一年也自元之元至辰之元自元之辰至辰之辰而

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蓋生生而不窮也經世但著

一元之數舉一隅而已引而伸之則窮天地之數可知

矣日甲至癸日之數一歲一周月子至亥月之數十二

歲十二周也星三百六十隨天而轉日一周歲三百六

十周也一日十二辰積一歲之辰則歲四千三百二十
辰也自子至巳作息自午至亥作消作息則陽進而陰
退作消則陰進而陽退開物於月之寅星之巳七十有
六閉物於月之戌星之戌三百一十有五月至巳之終
當辰之二千一百六十為陽極陰陽之餘空各六月至
亥之終當辰之四千三百二十為陰極陰陽之餘空各
六月二十有四以當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
焉除四正卦凡六四六二十四三百八十有四去其二
十有四則所存者三百六十也四正卦謂乾坤坎離居
四方之正位及復不變故謂之四正經世一元之

舉成數焉消息盈虧之法在其間矣所以藏諸用也

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
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故孔子贊堯曰唯天
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
也煥乎其有文章楊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
自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
有所不及考之曆數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
呼盛哉

西山蔡氏曰一元之數卽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
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

十日四千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爲
息後六會爲消卽一歲之自子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
消開物於星之七十六猶歲之驚蟄也閉物於三百一
十五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
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
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
或曰氣盈於三百六十六朔虛於三百六十六朔虛於
三百五十四今經世之數槩以三百六十爲率何也曰
所以藏諸用也消息盈虛之法在其間矣唐堯始於星
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何也曰以今日

天地之運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夫
皇極一元之運始於白甲月子星甲辰子者豈特曆數
之用而已哉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是聖人所以見天地
之心又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非元氣之會聰明
過人者其孰與此豈特曆數之用而已哉又曰元會運
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
得而數者卽日月星辰而知之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
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
二辰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
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

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跳胸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歷數名家者惟大初大衍耳惟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元以八十一爲分大衍之曆乃以一百六十三倍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百爲分附會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

一元消長圖總論

蓋以本書約之也今詳本書日甲一位爲一元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一元總數也其所以得一元之數者由十二會積之也月子一位爲一會該一萬八百年至月亥十二位爲十二會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屬上日甲統之也其所以得十二會之數者由三十運積之也星皆一位爲一運該二百六十年至三十位爲三十運該一萬八百年屬十一月子統之過此屬月丑統之其

一

一

一

所以得二十運之數者由十二世積之也辰子一位爲
一世該三十年至辰亥十二位爲十二世該三百六十
年屬上星甲統之過此屬星乙統之蓋由世積而爲運
運積而爲會會積而爲元卽由時積而爲日日積而爲
月月積而爲年也邵伯溫所謂一元之數在天地之間
猶一年是已然邵子此數何從而知其始何從而知其
終耶善乎西山先生之言曰以今日天地之運日月五
星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故曰堯得天地之中數
斯言何謂也蓋堯之時日在甲月巳星癸辰申當十二
萬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四
以下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方來是以謂中數也
後可遽而推矣

一元之數卽一歲之數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
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卽一歲之
白子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開物於星之七十六猶
歲之驚蟄也開物於星之三百一十五猶歲之立冬也
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
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
百辰一日自子至寅爲曉自戌至亥爲夜由大撓作甲
子逆之子天開丑地闢寅人生自開闢至

我明萬曆丁丑一千一十五萬五千四百九十五年
請脩改曆法疏

臣惟帝王若天授民釐工熙績則惟曆法寔重陶唐氏
命羲和曆象而其仲若叔分股四時持籌而算萬不失
一矣有虞氏承之歷七十載間猶然在璣衡而齊七政
今者陛下欽崇天道孕唐育虞此亦萬世敬授齊政之
會已臣見比者日月之交保章氏所報既而驗之刻漏
分秒稍又不相應若是毋迺曆象未明而璣衡之象猶
有所闕也臣請脩曆法臣見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嘗
請脩改矣嘉靖中欽天監華湘又請脩改矣迄今一百

餘年而脩改未聞何也意者以爲非所急耶以爲可
無動耶以爲天行微眇未易測耶以爲無可使者耶臣
謂順時興事曆象是稽推驗不時度數或爽積秒成分
積分成度積度成日年遠數多乖舛逾甚意非所以合
昭代盡制垂憲來禩也不得謂非所急也臣
觀歷代迭興曆法屢改漢四百餘年耳三改曆唐三百
餘年耳七改曆宋三百餘年耳十八改曆自漢曆元四
十餘曆矣蓋曆之不得不改也因乎歲差晉虞喜謂五
十年差一度則五十年當改也何承謂百年而差則百
年當一改也隋劉卓謂七十五年而差則七十五年當

一改也唐僧一行謂八十三年而差則八十三年當一
改也元郭守敬謂六十六年而差則六十六年當一改
也至元辛巳至洪武元統上言時一百四十年至華湘
時二百四十餘年今又若干年計以授時曆歲差之法
差當三度有奇矣如之何可沿無動耶夫天行數度以
日月爲驗誠晝夜於觀象臺詳測日景黃道赤道中星
等日記月書至來歲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日
月交會日纏月離之類視元辛巳以來究所錯繆則歲
差可定曆元更時分刻刻分秒務極精密頗用回回曆
法參計之即細至年秒亦加酌量一何患微渺難測也

夫明理達數代不乏人區區又勝國猶有許衡王恂守
敬輩興起其間孰謂熙朝而須借才異代乎今保章五
官之屬裨海之內安知無究心天文精通理數如虞喜
何承天之儔誠稍窺私習之條廣延傲之令得所謂其
人者俾盡觀秘盡假以歲月必能有所更定又何患乎
無可使者也臣讀易之革曰君子以治曆明時革之爲
言改也曆不厭改故以革繁治曆焉夫歲漸久差漸多
改漸難失今不一脩改蓋不易爲已臣願

陛下繹革象之義憲唐虞之典考歲差之數創一代之
法爲先朝所未及爲使天下知聖天子補偏救弊咸正

無缺傳之萬禩永永無極臣不勝大願惟聖明留意

曆法總論

亟史曰自孟子以故言性而驗諸千歲之日至曰利為本也蓋主也後代曆本千歲之日至挾筭布算庸考今故失其本矣蓋其鑿也帝典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若之言順也敬而明之曆而象之循故主利俾毋失其天常斯大智不鑿哉乃命官曰嵎夷曰南交曰

西極幽都亦足明古測候盡四表矣天主曰配以其播

五行於四時故春寅賓日秋寅饒日冬夏敬政日日南

行時從改行時秩平為兢兢歲育日中

